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

五十六



南 江 富 大用 時可編

御史臺部

# 御史臺

麻花公華

御史之名周官有之戰國亦有秦趙澠池之會各命書其事則皆記事之職至秦漢為糾察之任所居之署漢謂之御史臺亦謂之蘭臺寺漢以尚書為中臺御史為憲臺謂者為外臺謂之二臺

北齊御史臺掌察糾彈劾後周曰司憲唐曰御史臺高宗龍朔中改為憲臺武后時改為肅政臺後去肅政之名但為左右御史臺宋太宗制設御史臺其屬有二院一曰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

焉御制三院多出外任風憲之職用他官領之太平興國三年以張巽為監察御史正名奉職自此始也唐制御史不專言職至天禧中始置言事御史唐朝有御史裏行至景祐中始置以處御史之官卑者唐儀臺案有六監司元豐三年李定請復六察於是以御史專領六察元豐二年御史臺言請以吏部及審官東西院二班院隸吏察戶部三司及司農寺隸戶察刑部大理寺審刑院隸刑察兵部武學隸兵察禮祠部太常寺隸禮察少府將作等隸工察從之

大元 御史臺掌

糾察朝儀彈劾官邪勘鞠官府公事凡內外刑獄所屬理斷不當有陳訴者付臺治之登聞檢院隸焉有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其下有侍御史治書御史各二人又有殿中侍御史二人又有監察御史及典事之官其屬有架閣庫管勾檢法獄丞等職

羣書要語

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掌書贊禮春官相寺圖書之府蘭臺章奏之庭踰鮑宣

之再入類胡廣之三登辭宣之明習文法周處之震肅權豪晏公類要烏臺峻秩望總鐵冠蒼佩崇班威高石室朱帷霧徹初

停州縣之勞白簡霜飛宜屏權豪之氣唐中宗受蘇烟制中朝

執憲之司四海繩違之地凡居中外皆俟整齊五代會要憲官

之耿在指佞觸邪唐太和勅執簡南憲是惟邦直李回制事總

朝綱朕司天憲五代會要霜威掃地風憲收聲同上執憲準繩

之司所以提振紀綱端肅內外白集行薛存誠制御史府自中

執憲暨察視之官皆顯秩也白集總憲度於朝端植風声於天

下柳文秦漢以降御史府莫不用剛果勁正之士維持紀綱李

代而還埋輪破柱之徒絕不復出元微之行裴注制前代有埋

輪都亭之奏唐朝有戴豸正殿之効杜牧行李蔚制謬掌天憲

文新十八

同上御史府不以一職名蓋總察群司典掌衆政元微之行高

允恭制察糾彈劾比中率直錯枉不避親讎糾憲繩違務從公

正云云寄之鷹隼用屏豺狼唐大詔今以掌刑法典章糾正台

官之罪唐百官志臨制百司糾繩不法若事簡則風憲自肅事

煩則紀綱轉輕唐會要彰善癉惡激濁揚清御史耿也唐大詔

令大事奏裁小事專達唐百官制焚惑火之精御史之象主禁

令刑罰收捕糾正

詩句廻迹清憲臺選贈王元凱盛府持青橐殊章動綉衣風連

臺閣起霜就簡花飛蘇味道贈御史入臺稜稜直指烈烈方書

蒼玉鳴佩綉衣登車元希声四言詩烏府先生鐵作肝霜風卷

地不知寒東坡贈劉顛言事貶官老持臺憲滅霜稜林逋栢臺

霜氣夜凄々風動琅璫月向低東坡擊彊如催枯食藥不知苦

山谷御史霜降威行私不容粟同上白簡威猶凜青山與已濃

東坡時來上青冥俯仰但一節危言回丘山聲利盡毫末荆公送孫叔康赴御史府

**古今事實**

烏府

前漢御史府并舍百餘區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止朝去夕來朱博傳又成帝時御史臺有鳥集故謂之烏臺

蘭臺

御史臺率執憲中司朝會獨坐內堂蘭臺督諸州刺史漢官儀

又在殿中蘭臺臺圖籍秘書前漢百官表又曰柏臺見烏府注

又曰南臺見公革注陳子昂為陳舍人讓官表云執憲南臺又

曰肅政臺見公革注

準繩之司

唐高宗問羣臣李御史僉奏萬年尉揚子帝曰斯人常褻服居

文新十八

公視事其可以為準繩司乎

紀綱之地

唐大中三年中丞魏謩兼判戶部謩奏曰御史臺紀綱之地不

宜與泉貨吏雜處之罷綜戶部事從之會要又曰御史臺朝廷

綱紀綱紀正則朝廷理朝廷理則天下治魏謩傳

謂之三司

凡寃而無告者三司詰之大事奏裁小事專達三司謂御史大

夫中書門下也唐百官志又高宗武后之際當時大獄以尚書

刑部御史臺大理寺雜案謂之三司六典

號為七貴

御史故事大朝會則監察押班常參則殿中知班入閣則侍御

監奏舍元殿最遠用八品宣政殿其次用七品紫宸殿最近用

六品殿中得立五花博綠衣用紫案褥之類號為七貴唐四史補

謂之八印

臺印隨從印左巡印右巡印監倉印監庫印監察印出使印謂之八印唐書臺儀

謂之三告

宋朝在禁中唯三官得告宰相告于中書翰林等士告于本院御史告于朝堂皆用朱衣吏謂之三告官會要

雄要可稱

正觀初以法理天下尤重憲官故御史稱為雄要通典

雄峻莫比

御史為風霜之任彈糾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同上

臺置六察

御史臺大夫一人中丞二人掌以刑法典章糾正百官之罪唐百官志

**又**太和七年赦文云御史臺所置六察分糾百司又大

文新十八

中元年御史臺奏伏以御史臺臨制百司糾繩不法若事簡則

風憲自肅事煩則紀綱轉輕唐會要

臺无長官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言諸御史責曰近日御史言事不諮大夫禮平蕭至忠曰故事臺中无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有主事得自彈事若先白大夫而許則彈大夫不知白誰也唐會要

控制南司

北魏崔暹為御史中尉尚書移牒索御史監選不与及暹為僕射還索御史宋游道判云崔僕射昔在憲司籠架北省今居禮閣控制南司遂不与北史

卿处南臺

北齊王高澄用崔暹為御史中尉宋游道為尚書左丞謂之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通典注

謂外臺

唐至德後諸道使府參佐皆以御史為之謂之外臺取林

開北門

御史臺在宮闕西南其門北開取冬肅殺之義鄴都故事又或

曰隋初移都之時兵部尚書李圓兼御史大夫欲向省便故開

北門譚賓錄

初擊隼

漢家授署御史多以立秋蓋以風霜始嚴鷹隼初擊杜牧之集制

獨擊鵠

王敏懿公素字仲儀既升臺憲風力愈勁嘗與同列奏事上前

事有不合衆皆引去公方論列是非俟得旨乃退帝曰真御史

也議者目為獨擊鵠同上

彈宰相

文新十八

五

王陶彈宰相韓琦不押班琦乞出詔琦起視事曰覽臺簡之忽

陳規邦彞之浸略丁未錄

論濮王

治平元年正月臺官論濮王事甚急呂誨等疏已七八上不聽

遂皆納劾告求去而執政方密啓禁中自定乃尊濮王為皇言

行錄

豸冠彈事

肅宗乾道二年制御史臺欲彈事不須進狀仍服豸冠唐會要

鷲軍察察

舊制御史以鷲羽飾車以白鷲見泉中魚象御史察微隱之罪

唐其儀

繡衣直指

御史有繡衣直指出討姦猾治大獄武帝所制不常置唐書以

謂外臺

唐至德後諸道使府參佐皆以御史為之謂之外臺

開北門

御史臺在宮闕西南其門北開取冬肅殺之義鄴都故事又或

曰隋初移都之時兵部尚書李圓兼御史大夫欲向省便故開

北門譚賓錄

初擊隼

漢家授署御史多以立秋蓋以風霜始嚴鷹隼初擊杜牧之集制

獨擊鵠

王敏懿公素字仲儀既升臺憲風力愈勁嘗與同列奏事上前  
事有不合衆皆引去公方論列是非俟得旨乃退帝曰真御史  
也議者目為獨擊鵠同上

彈宰相

文新十八

五十一

王陶彈宰相韓琦不押班琦乞出詔琦起視事曰覽臺簡之忽

陳規邦彞之浸略丁未錄

論濮王

治平元年正月臺官論濮王事甚急呂誨等疏已七八上不聽  
遂皆納劾告求去而執政方密啟禁中自定乃尊濮王為皇言  
行錄

豸冠彈事

肅宗乾道二年制御史臺欲彈事不須進狀仍服豸冠唐會要

鷲車察罪

舊制御史以鷲羽飾車以白鷲見泉中魚象御史察微隱之罪  
唐其臺儀

繡衣直指

御史有繡衣直指出討姦猾治大獄武帝所制不常置注或以



繡者尊寵之也前漢百官表

白簡侍日

晉傳玄天性峻急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襟坐以待日於是貴遊懾伏臺閣生風

進呈訖了

治平中執政恃權以沮言者九臺諫官言入輒以進呈訖寢之時謂之訖了臺吏亦為之沮蔽每白御史言某事又訖了也備

京師絕無

英宗新即位任事者益專九臺諫官言事一切不聽或尽逐臺官官不留一人京師為之語曰絕市無臺官

古今文集

雜著

重修御史臺記

曾肇

文新十八

分

元祐三年新作御史臺成有詔臣肇為之記臣肇伏自惟念幸得備位從官以文字為職此大手筆雖非所克堪然義不得辭謹拜手稽首而記之曰維御史見於周掌贊書受法令而已戰國以致執法亦記事之職也至秦漢始置大夫位亞丞相副曰中丞管部刺史受公卿奏事劾按章其屬有侍御史出討奸猾治大獄於是專繩糾之任厥後政事歸尚書而御史去尚書謁者並為二臺大夫更為三公而中丞為臺率去尚書令司隸校尉朝會皆專席為二獨坐隋唐遂置大夫天下有冤而無告者得去中書門下省詰之謂之二司自是御史益為雄峻其屬則有殿中監察并侍御史為三院侍御史一人知雜事橫榻而坐謂之南牀皆專彈劾不言事本朝因之至真宗皇帝增置言事御史其後皆得言事御史相率廷辯小則人得自達故其任視前世為尤重非但謹朝會聽獄訟而已列聖相繼皆假以寬

仁使得自竭是以風采所加百僚震肅朝廷倚而益尊奸邪望  
而知畏初本朝雖因唐制然以大夫為諫官不治臺事以郎中  
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以貳中丞以太常博士以上為三院  
未至者則為御史裏行監察故事內察尚書六曹外巡按郡縣  
久之亦廢至神宗皇帝大正官名始歸大夫職以侍御史治雜  
事罷御史裏行而復六察官分守既定乃相官府蓋御史臺建  
於宣化坊自開寶五年纔有東西獄七年雷德驥分判三院事  
請於上而大之屋不及百楹天禧二年復詔增廣遂至三百六  
十楹訖于元豐七十年寢以圯壞神宗皇帝任圖程工以授有  
司舊闕大夫聽事踵鄴都制度闕門北鄉取陰殺之義仍形勢  
痺下無以重威至是命置大夫聽事闕門東鄉增痺為崇培下  
為高其視規撫宏遠矣繼志述事屬于後又今上即政之初務  
先慈儉土木之勤咸詔勿事惟臺之建實遵先訓猶以大夫虛

貞姑省營察闕門北鄉仍故不改經度損益斷自聖心以元祐  
二年六月己亥始事二年八月庚辰卒功用人力十方五千為  
屋三百五十一楹視舊小貶而亢爽過之門闥耽耽堂堂渠渠  
長貳佐屬視事燕休翼翼申申各適所宜吏舍囚圜深靚嚴固  
案牘簿書棲列有序所以觀示都邑表正憲度揆諸典章於是  
為稱昔周人考室見於風雅魯國作門記諸春秋後世傳誦為  
載籍首恭惟神宗皇帝受命承序十有九年建立經常皆應古  
義好惡无私賞罰不僭而綱紀是張宮室弗營池籞苟完而府  
寺是崇故能垂精風憲之司以啓後嗣之意二聖恭已開闢言  
路聰無不聞明无不燭士有以言獲福不聞忠以取禍耳目之  
地寵遇莫抗故能新是棟宇以成前人之志是宜者在文字刻  
之金石以度越周魯垂休无窮顧臣之愚言語淺陋何足以發  
揚聖德稱明詔之万一哉雖然臣嘗聞之責人非難責己惟難

御史責人者也將相大臣非其人百官有司失其職天下之有  
敗法亂紀服諛鬼隱者御史皆得以責之然則御史獨无責乎  
哉居其位有所不知知之有所不言言之有所不行行之而君  
子病焉小人幸焉此御史之責也御史雖不自責天下得以責  
之惟其不難於責已則施於責人能稱其任矣能稱其任然後  
危冠盛服崇墉峻宇游焉息焉可以無媿苟異於是得无綏於  
中哉臣故不自揆輒因承詔誦其所聞以告是在位者使有以仰  
稱列聖褒大崇顯之意焉

御史臺廳壁記

陳賈

宋朝三院御史皆得論政事糾官邪元豐紹聖著于甲令其用  
峻故其選精一時列職其間悉繇天子親擢太上中興大明國  
是耳目所寄必惟其人紹興更化詔除公正之士以革締交合  
黨之風已而又降札書刊元豐手詔于臺院蓋欲遵用忠純躰

文新十八

能贊聖下足安凡顧眄而朝班已肅推彈而邦度增嚴庶究厥  
能請循其始官則秦置臺從漢起或掌方書或稱柱史朱何以  
忠雅標懿栢陳以剛直著美上封則起於鄭均埋輪則遠聞張  
紀震詡之人方側目暴勝之名兼直指皆玉秀珠明鷹隼視  
既幹時而助化亦圖國而遠取莫不才挾主以成功主因才而  
共理唐續玉葉蓋臣惟哲法首羸劉臺兼負薛昂京階宇奮迅  
霜雪耿獨坐而情雄藐群司而位絕稠人廣衆望影而竟褫暴  
黨奸雄覩形而膽折豈徒以聳動僚采逡巡朝列儻吾道之將  
行庶從茲而振節

## 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秦官也漢因之應邵曰侍御史之率故  
稱大夫掌副丞相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大司空哀

歷代沿革

帝建平二年復為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復為大司空魏建安  
置御史大夫北齊後周並不置大夫而以中丞為臺主隋諱  
中字依秦漢置御史大夫降為正四品唐武德中改御史臺  
大夫從三品龍朔改為大司憲咸亨復為大夫光宅中分為  
左右臺大夫及廢右臺去左右字從三品掌以刑法典章糾  
正百官之罪惡五代會昌六年升御史大夫為正三品宋以  
御史大夫為兼官正二品

**羣書要語**

內承風化外任統理才茂行潔達於從政谷永上  
疏辟臺要秩非德靡升專席雄班惟賢是屬揚左  
思受檢校左臺大夫制

**古今事實**

銀印青綬

漢制御史大夫位上卿銀印青綬掌副丞相百官志

文新十八

金印紫綬

成帝綏和元年更御史大夫為大司空金印紫綬

立朝正色

唐李景讓為御史大夫正色立朝時元宗舅鄭光卒詔罷朝三  
日景讓上書言不可使外戚強盛乃罷朝兩日

奏事忘食

漢張湯為御史大夫每朝奏事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充位而已

博士退服

漢倪寬為御史大夫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寬為弟子  
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自以為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寬為  
之褚大笑及至与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  
知人

羣僚側目

唐開元中崔隱甫為御史大夫引故事奏以不便帝謂曰卿為御史海內咸云稱朕甚副朕之所委又憲司故事大夫以下監察御史競為官政畧无承稟隱甫一切督責事无大小悉令諮决稍有忤意者便列上其罪前後貶黜殆半群僚側目

入奏擁姬

周昌為御史大夫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帝遂得昌騎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曰陛下即桀紂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昌

直諫御舡

薛廣德為御史大夫直言諫諍上耐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舡廣德當乘輿免冠諫曰宜從橋陛下不听臣言臣自刎以血汚車輪上不說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御史大夫言可听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

文新十八

貴戚泥樓

李景諒為御史大夫內臣貴戚泥樓有看街樓閣皆泥之畏其彈劾本傳

宰相避路

唐制大夫中丞午後三刻出回避宰相如午前出宰相回避大夫中丞唐書

白黑分明

薛宣以明習文法詔補為御史中丞是時宣為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數言政事奉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由是知名谷永上疏曰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才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以充其缺竊見少府薛宣才茂行潔遠於從政是用越職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上然之遂以宣為大夫

讓論无拂

陳万年為御史大夫為丞相于定國並位八年論議无所拂

不避權勢

薛謙光拜御史大夫時僧惠範侍太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謙光將加彈奏或請寢之謙光曰憲臺理冤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亦可矣

不屈王公

韋思謙進御史大夫性容誇顏色莊重不可犯見王公未嘗屈礼或以為譏答曰耳目官固當特立雕鷲鷹鸇豈眾禽之偶柰何至以狎之

謝位勸功

韋挺拜御史大夫太宗嘗謂挺曰卿之任御史大夫独朕意耳左右大臣无為卿者卿勉之哉挺謝曰臣竊不足以辱高位且臣非勲舊而超處藩邸故療之上臣願後之以勸立功者太宗不許

文新十八

十一

坐位易處

杜延年亦明法律為御史大夫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卧皆易其處

以名望拜

李光素拜御史大夫自貞元中位缺久難其人至是光素以名望召拜中外聳听

以長者稱

張歐為御史大夫未嘗言按人官屬稱為長者亦不敢欺上具獄事有可却却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而封之其愛人也如此

持印以視

周昌為御史大夫徙為趙相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  
以為御史大夫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御史大夫趙堯傳  
執法而舉

叔孫通起朝儀會長樂宮成置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  
去本傳

請削侯地

晁錯迂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則削其地奏上上令列侯宗  
室集議莫敢難錯獨竇嬰爭之由此與嬰有隙

奏去副封

漢故事上書為一封其一曰副領尚書省先發之有不善屏去  
不奏及魏相為御史大夫奏去副封以防雍蔽

布被飾詐

汲黯謂上曰公孫弘位在三公俸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

文新十八

十三

〇〇〇〇

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誠  
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今臣弘位為御  
史大夫為布被自九卿已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黯  
陛下安聞此言上以為有讓益賢之

嘗冀驗疾

御史大夫魏元忠卧疾諸御史盡省之郭霸獨居後請視元忠  
便溺以驗疾之輕重元忠驚慄霸曰大夫嘗食甘或不瘳今味  
苦當即愈矣元忠剛直殊惡之

兄弟並拜

肅宗幸靈武李峴應召至行在拜扶風太守既收京師拜戶部  
尚書守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時峴兄岷為武部侍郎成都尹兼  
御史大夫乾元初玄宗還京自蜀至又兼御史大夫兄弟俱判  
臺事時長安士庶皆羨之

御史大夫壁記

李華

君以文明昭臨百官官糾其邪職有邦憲由京師而端下國王  
 化所繫不惟威刑御史大夫其任也用捨決於天心得失震於  
 人聽幸直措枉果而不撓則公卿屏氣道路生風率其屬以正  
 于朝瞻我衣冠不仁者遠苟異於是為君子羞政之雄雌與德  
 輕重故名公在位天下仰賴焉秦官有御史大夫在漢為三公  
 職副丞相丞相闕則大夫迁或名司空或復舊號史足徵也議  
 大政必下丞相御史其廷署古曰府近曰臺其衣冠章綬品秩  
 所視載於甲令聖朝臣唐虞高尚之賢內周漢不實之俗登人  
 於五福薦樂於九歌帝德廣運而瑞草生天威震動而神羊至  
 故柱石骨鯁之老更拜焉距義寧至先天登宰相者十二人以

文新十八

十四

本官參政事者十三人故相任者四人藉威声以稜徼外按戎  
 律者八人官或改攝大司憲臺或分為左右肅政罷置不怕從  
 所宜也開元天寶中刑措不用元元休息由是務簡益重地清  
 弥算任難其人多矣勲德至宰輔者四人宰輔兼者二人故相  
 任者一人兼節度者九人異姓封王者二人尊號加孝德之明  
 年樂成公自尚書左丞兼文部迁崇德也昭融礼經嗣續文雅  
 張仲孝友山甫將明風度可以師長人倫動靜可以訓齊天下  
 喬嶽鎮定嘉量平均心為百行之宗躰備四時之氣雅有之曰  
 文武吉甫方邦為憲樂成有焉至若教行於无訟之前慮下於  
 未萌之始未萌而慮則求煩不獲无訟而教則何用不臧寬細  
 瑕為大躰復故事為新政小人畏法君子夷心无隱情於国家  
 叙公以為艱難之選將俟俊人謂華嘗備屬僚或知故实授



東之恩至屬詞之執實無以允副非常之待所報者直質而少  
文天寶十四載六月十五日記

# 御史中丞

**麻茂公華**

**周官**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官刑凡官之紀禁即御  
史中丞之任也周禮注曰小宰若今御史中丞秦

時御史有二丞其一御史丞其一為中丞外督部刺史內領  
侍御史受公卿奏事奉劾按章漢因之亦謂中丞為中執法  
以其居殿中故曰中丞

**晉宋**以下不置大夫以中丞為臺主  
自齊梁皆謂之南司後魏為御史中尉後周有司憲中大夫

**隋**以國諱省中丞以持書侍御史二人代中丞之任唐制大  
夫掌糾正百官之罪惡中丞為之貳五代亦有之宋沿唐制  
大夫無正負止為兼官中丞除正負外或帶他官者尚書則

文新十八

十五

曰某官兼御史中丞丞郎則曰御史中丞兼某官給事中諫  
議則曰某官權御史中丞事以有知雜御史一員副中丞判  
臺事自中丞以下掌糾繩內外百官姦慝肅朝廷紀綱大事  
則廷辨小事則奏彈兩朝制元豐七年詔中丞雜歷在六曹  
侍郎之上大元以御史中丞為從三品

**羣書要語**

簡上霜凝筆端風起崔篆御史箴望威憲府名重  
法冠孫樵紀室新書內榮獨坐外總百寮同上俾

增石室之榮

唐大詔令有守者可以執憲無私者可以閑邪白

集柳公綽制煌煌

天文宿星是環爰立執法其輝有煥執憲之

綱秉國之憲鷹揚虎視肅清違慢傳咸作中丞箴憂責有在繩

亦必直良農耘穢勿使能殖无礼是遂安措羽翼同上周以鉄

柱漢制繡衣簪白筆而繩違馭駉馬而明目故能出則督察方

里入則糾劾百僚揚確而言推賢是寄必須各高河朔價重漢

南諤諤清風翩翩妙技心焉靡石直也如絃北齊司馬子瑞為

中丞選御史云憲席持綱亦資糾正胡文恭行梯植制絳騶清

路白簡深刻宋何尚之与顏延中丞書總憲度於朝端植風声

於天下其所以翼于君正于人者尤可知也梯子學御史中丞

斤彙記中朝執憲之司四海繩違之地凡居中外皆俟整齊五

代會要陛下使臣拾遺補闕以輔盛德明善正失以平庶政卒

枉錯直以正大臣之當極其力以死繼之傳獻簡公言行錄

**詩句**白簡光朝列彤駟出禁中緒亮

**百官之事實**

掌藏石室

御史大夫秦官有兩丞秩千石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

祕書前百官表又中丞有石室藏祕書圖識之屬環漢要

執憲蘭臺

文新十八

十六

漢中丞故二千石為之或選侍御高第執憲中司通典注

故二千石執憲中司掌蘭臺督諸州刺史糾察百僚察實以儀

又傳賢拜中丞執法中司百寮敬服

執憲轂下

谷永疏曰薛宣前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不如柔柔錯

時當漢史

執法殿中

薛宣為御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前本傳漢元帝擢陳

咸為御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御史內執法殿中公卿

以下皆畏憚之本傳

銅印青綬

後漢中丞兩梁冠銅印青綬漢儀

玉佩絳纓

宋中丞銅印黑綬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介幘絳朝服通典

烏衣郎官

王僧虔為御史中丞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臺僧虔為此官乃曰此是烏衣郎坐處南史

青箱御史

王淮之自曾祖彪之博聞多識練悉朝儀其家世相傳並譜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之王氏青箱命御史中丞為百寮所悍自彪之至淮之四世此職焉南史

號三獨坐

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後漢史

稱三得人

宋張昇謚康節仁宗諭執政曰張昇清直可任風憲乃以為御史

文新十八

十七

史中丞時富弼為相歐陽脩為翰林李士論者以為三得人也仁宗以昇指切時事无所避曰卿孤特乃能如是昇曰臣朴率愚忠仰託睿聖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交者多而赤心報國者少似陛下孤立也仁宗亦為之感動實錄

近世獨步

梁江淹字文通為中丞明帝曰今君為南司足以震肅百寮也淹乃彈中書令謝朓等內外肅然帝曰自宋以來无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又江淹兼中丞彈劾不避權勢

一時髮彥

江左中丞雖一時髮彥然膏梁名士猶不樂通典

曰真宰相

武元衡迂中丞延英對罷德宗目送之曰真宰相持平无私綱條悉奉唐本傳

可謂王臣

熊遠迂御史中丞上每嘆其公忠謂遠曰卿在朝正色不茹柔吐剛忠亮至勁可謂王臣晉史

號為老虎

晉崔鴻為中丞明法直繩无所阿避號為老虎晉書又蕭惠開為中丞詔曰奉法直繩不阿權戚又傳宣為中丞明法直繩內外震肅南史

號口龍門

任昉為中丞替褫輻湊預其譏者殷云刘溉刘孺顯刘孝綽陸倕而已號曰龍門之遊雖貴公子孫不得預也南史

圖形臺省

張緬為中丞號為勁直梁武帝遣圖其形於臺省以厲當官用兄弟並驕

文新十八

十八

梁張綰字孝鄉為中丞兄績為僕射元日朝會及百司就列兄弟並道驕兩塗時人榮之三朝要畧

三世居官

盧奕拜御史中丞自懷謹煥及奕三世居此官清節似之時傳其美唐本傳

四世此職見前青箱御

得風憲体

王季正皇祐中為中丞會張堯佐一日領四使留百官班廷議不可又狄青為樞密使力爭不能奪因請改言職上称其得風憲之体遂除觀文殿學士

選老成者

仁宗嘗言中丞紀綱之首須選老成者為之朕弄印久矣無如吾同姓名趙槩為之

薦未相識

孫參林為御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為御史人或問曰君未嘗  
與二人相識而遽薦之何也答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  
面臺官也後二人皆以風力稱於天下 東軒筆錄

事必先白

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劉子儀為中丞始  
榜臺中今後御史有言不須先白中丞至今如此 歸田錄

出自朕選

唐介召為御史中丞太宗面諭曰卿在先朝有直聲今出自朕  
選非由左右言也 同上

不奪吾筆

程文簡公琳權御史中丞宰相張知白 蓋文節曰是不奪吾筆  
矣

奏劾賊吏

梁陸杲為御史中丞性鯁直无所顧望時山陰令虞眉在任賊  
汙杲奏收劾之中書舍人黃睦之以眉事記杲杲不答武帝問  
之以問杲杲曰有之帝曰識睦之否答曰不識其人睦之在御  
側上指示曰此人是也杲謂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時  
之失色

指切時事

張昇為中丞仁宗以昇指切時事无所避曰卿孤特乃能如是  
昇曰臣朴孝愚忠仰託睿聖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交  
者多而赤心報國者少似陛下孤立也仁宗亦為之感動 仁宗  
實錄

百寮嚴憚

馬巖字威卿拜中丞巖舉劾按章申明舊典奉法察吏无所回

避百寮憚之東觀

百寮震雨

宋孔琳之為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撓奏劾尚書令徐羨之云云百寮震雨莫敢犯禁南史

百官避路

江左拜中丞不得復入尚書省中丞鹵簿至百官避路分紀

王公避道

後魏御史中丞其出入千步清道与皇上太子分道王公避避北史

内外憚之

宋荀伯子為中丞立朝正色内外憚之同上

遠近畏之

後魏李彪遠近畏之豪石拜迹高祖謂群臣曰吾之有李生猶

文新十八

卅

漢之有汲黯也北史

氣貌孤峻

崔從氣貌孤峻正色立朝彈奏不避裝度為中丞用從自代

風望峻整

高元裕開成中迁中丞風望峻整上言曰御史府紀綱之地官

屬選用宜得實才其不稱者臣請出之

辟由憲長

憲府故事三院御史由大夫中丞自辟獨孤朗為中丞時崔沔

鄭居中不由憲長而除授朗拒不納通典

官為臺長

唐會昌元年中書門下奏大夫秩崇官不常置中丞常為憲臺

之長武宗會要

畏其筆端

劉瑀恃性使氣尚人為御史中丞其得意彈劾惠開云非才非望非勲非德莫不畏其筆端

為之紙貴

江文蔚常為御史中丞因朝自王義後曠數百年未有危言激論如此之彰灼者故推右振竦朝野喧騰騰為彈文為之紙貴徐騎省為志

### 首進六事

胡宗愈元祐中為中丞首進六事曰端本正志知難加意守法畏天且言陛下從吉之初若留神於此六者則治道成矣事畧

讀傳數行

豐稷為中丞官浸盛稷懷唐書上毅為上讀仇士良傳數行上曰已諭稷為不聞讀畢九朝通畧

朝廷肅然

徐陵為御史中丞時安成王瑱為司空以帝弟之尊權傾朝野直兵鮑僧獻假王威風抑塞詞訟陵乃引南臺官屬奏彈之自是朝廷肅然南史

權豪震肅

晉周勳為中丞奏石崇王彤等正繩直其筆權豪震肅本傳

武冠執囊

梁中丞給威儀十人其人武冠絳鞞執青儀囊在前南史

籠街喝道

舒元褒上疏曰元和長慶中中丞呵止不過半坊今乃至兩坊謂之籠街喝道但以崇高自大唐書

橫挺待賢

御史臺有閣吏隸臺中四十年声咭之時以所執之挺待中丞賢否賢則橫其挺不賢則直其挺凡為中丞惟恐其直時詭諷

為中丞一日視其挺直范問曰尔挺忽直豈我之失耶吏曰昨日中丞召客諭庖人造食旨揮者數四去又教戒之數四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觀其成何俟喋喋之繁若使空天下如此不亦勞乎某心却之不知杖之直也范大笑慚明日視之挺復橫矣  
東軒筆錄

賜扇美猷

張詠為御史中丞時真宗令進所著述且稱文善取常執銷金龍扇以賜之曰美今日獻文事言行錄

法自貴始

韓康肅公絳權御史中丞孫沔呂溱等守藩犯法從官聯章請貫其罪公曰法自貴者始更相救援則公道廢矣遂并劾之言行錄

恩不假人

文新十八

廿八

杜衍為中丞自宰相而下畏之曰是不肯以恩意假人者也言行錄

鳳與鷹異

上曰牛僧孺可為大夫鄭覃曰頃為中丞未嘗搏擊恐无風望上曰焉鳳與鷹事異文宗實錄

鷹揚虎視

見前羣書要語

引裾論奸

仁宗以夏竦為樞密使臺諫交論論其奸邪上未省遽起中丞王拱辰懿恪引上裾前後十八疏乃罷言行錄

奉袖彈文

熙寧王介甫初拜叅政呂獻可任御史中丞將入對而翰李司馬溫公侍講还英亦將趨資善堂以俟宣召於路溫公密問曰今日請對欲言何事獻可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參也温公愕然曰柰何論之獻可曰王安石雖有時名然奸執偏見不通物



情在侍從或可容置之政府則天下必受其弊上新嗣位朝夕與謀者二三執政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頤可緩邪未幾介甫變法百姓騷然溫公退居洛陽每曰呂獻可之先見予所不及聞見錄

### 論宰相專恣

宰相呂頤浩專恣中丞趙鼎論之遷鼎翰林學士鼎引司馬光故事以不習駢驪不就遷吏書復辭章十數上頤浩罷鼎即出視中丞事系年錄

### 論元豐調亭

蘇轍為御史中丞時元豐舊黨分布中外多起邪議以搖撼在朝呂微仲劉莘老遂欲引用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亭轍於延和面論其非退以劄子奏入宣仁后命宰執於簾前讀之仍諭之曰蘇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言極中理自此參用邪正之說

文新十八

廿八

衰矣言行錄

古今文集

雜著

### 辭免中丞表

呂中丞

總持憲綱參聯諫列時酒選東宜屬全才聞命使蕃俯躬踴躍中謝伏念臣品出中下能乏寸長嗣承闕之基粗知仁義之訓惟堅信道不悟違時出入諫垣者九年遷謫靡符者四郡向因聖見得近天光被聖訓之垂褒為孤忠而有立自惟疏遠之迹何勝特達之知一身至微方死寧報匪圖東拔益厚恩輝旋自內朝之班進陟中司之任不離言職更踐清除行匪風節之著聞言猷縉紳之聚論憂畏之甚起馭靡違斯蓋伏遇陛下勵精求圖更張大化博求俊乂振奉朝綱宜得名臣以肅時政一有虛授然累至公敢期委照之明追寢已行之命知人則哲

庶無玷於君俞量力而為俾克養於臣節水淵是慎進退無從

謝除御史中丞表

蘇子由

視草禁中既極儒臣之選專席朝右復膺中告之求兼延閣之寵名增南司之榮觀退循淺拙徒積矜危中謝伏以仁聖在宥五年于今恭儉無為四方稱治然而矯枉之過苛吏適去而寬弛相尋革故之難故事雖除而條綱尚紊民貧未可經遠吏窳難於責功是謂守成之難宜有所精之實幸臺綱之一幸措國是於無疑如臣才力之微勉強何及此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德惟主善政貴日新閱風俗之情媮審詞訟之忠佞知逆耳之利行察遜志之多非是以度越馬賢收撥微賤然臣迂愚之質砥礪莫加顛沛之餘衰罷益甚言之无補昔已效於諫垣文不適時比復陳於翰苑恩深莫塞才短奚為惟有事君之小心每欲終身於直道折而不屈蓋逢高之自然悔而猶鳴亦雞鶴

文新十八

廿四

卷八

之常性志效捐軀之報未加授命之晨拜伏在廷俯仰增愧

御史中丞壁記

李華

皇帝受天明年垂五十年大道成俗黎民於變百官設而无事三辟存而不論振古未然也猶以為成歲資於降霜律人本於持憲憲司之拜尤覈名實王猷其遠乎夫察風俗平冤滯蹈邪佞延俊賢云誰司之職惟御史御史亞長曰中丞貳大夫以領其屬士丐為伯游之佐司馬乃令尹之偏古之制也漢儀大夫副丞相以備其闕參維國綱鮮臨府事故中丞專焉意者殄兇人之豪扶君子之道各行其志无所牽束行止与大臣絕位指顧則周行振聳政体宜之晉宋元魏以還无御史大夫由是中丞威望俞尊礼有加等如火烈烈如霜肅殺不可犯也屬時清无獄朝尚寬政行葺忠厚主化根源周室仁及草木而愷悌流乎頌声漢文雅好黃老而公卿取言人過幸盛德則儀刑著矣

焉用察察闕闕以徇王人哉欲以此道行於軍旅故東西幕府皆兼大夫餘軍多假憲司之号聖皇之志也天寶中君臣於道德之間又新其化以尚書左丞張公爲大夫太府少卿庾公爲中丞天下翕然名教知勸大夫睦中丞也羽翮得清風之助中丞奉大夫也律呂本黃鍾之宮者儒碩老罕云遇此盛矣公中和備体沉潜經德易直且武溫文而清遵王路以整多方由夫身而貞百度此外尽餘事也古之制記者先諸德而後諸事至若命官之始省復之代名号冠綬之差祿秩位負之數辭尚躰要况皆知之今不書省文也華昧李淺藝承命維谷群言之首非所克堪然故吏也勉以酬德天寶十四載九月十日記

諸使兼御史中丞廳壁記

柳宗元

古者交政於四方謂之使今之制受命臨我職无所統屬者亦謂之使凡使之号蓋專焉而行其道者也開元以來其制愈重

文新十八

廿五

故取御史之名而加焉至于今若干年其兼中丞者若干人其使絕域統兵戎按州部專貨食而柔遠人固王畧齊風俗和關石大者戡復于内拓定于外皆得以壯其威張其声其用遠矣假是名以涖厥職而尊嚴若是况乎總憲度於朝端樹風声於天下其所以翼于君正于人者尤可以知也武公以厚德在位甚宜其官視其署有記諸使中丞者而多闕漏於是求其故於詔制而又質於史氏增益備具遂命其屬書之且曰由其号而觀其实後之居於斯者有以敬于事

柳文

上孔中丞書

石介

夫子之道不行於當年傳於其家直四十餘世以俟子孫如此其遠也夫子沒後世有子思焉安國焉穎達焉止於發揚其言而已有漢相光唐相緯雖得位亦不能尽行其道夫子之道其肯鬱然蟠伏於其家乃躍起奮出散漫於天下天下人皆可以

得之漢高祖唐太宗能得之於上以之有天下三百年孟軻揚  
雄文中子韓愈能得之於下以之有其名於億萬世唯孔氏子  
孫无有得之者俟四十餘世僅二千年閻下乃得之今夫子之  
道不專在於閻下也閻下又且赫然有声烈於天下復得位於  
朝見用於天下閻下徒能得夫子之道其將以夫子之道事於  
聖君施於天下俾國家為二帝為三王為兩漢為鉅唐矣夫子  
之志曰吾志在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  
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懼之而又时无君  
己无位不能誅不能正乃作春秋焉所以正王綱率王法故春  
秋成乱臣賊子懼為司寇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攝  
相事則齊終不敢窺兵河南當時之君則昏也當時之位則攝  
也尚不及閻下得明君有大位為中丞逾月而未聞有率焉閻  
下在朝：廷尚有奸臣敢在位天下蠹賊未悉除是夫子道猶

未克尽率豈夫子直四十餘世僅二千年以俟閻下閻下宜念  
之且天子之設御史府尊其位崇其任不与他府並旧有大夫  
則中丞亞大夫而領其屬今大夫闕則中丞其長也故中丞之  
任特重焉中臣之責尤重焉君有佚豫失德悖乱亡道荒政哂  
諫廢忠慢賢御史府得以諫責之相有依違順旨蔽上罔下貪  
寵忘諫專福作威御史府得以糾繩之將有驕悍不順恃武肆  
害玩兵棄戰暴刑毒民御史府得以率劾之君至尊也相与將  
至貴也且得諫責糾劾之餘可知也御史府之尊嚴也如軒陛  
之下廟堂之上進退百官行政教出号令明制度紀賞罰有不  
如法者御史得言之御史府視中書樞密雖若卑中書樞密亦  
不敢与御史府抗威爭礼而返畏悚而尊事之御史府之重其  
無与比然須得如閻下者居之始貴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  
行礼曰人存則政率閻下聖人之後又能得聖人之道以方重

剛正公忠清直烈烈在於朝為天子獻可替否贊謀猷持綱紀  
天下想望其風采者十五年間簡於清衷期將大用且歷試於  
外更觀其能違更三大藩皆卓然有治聲聞於天府浹於日下  
御史府中永虛位日班於紫宸殿下佩金煌煌行声鏘鏘且有  
百數天子弗錄之乃南走三百里以驛召閣下直入其府登其  
位自 陛下獨決万機來登崇俊良黜逐纖人革故鼎新百度  
修幸太平之望日月以隆然而天人之心猶鬱然不大舒釋者  
以閣下尚稽大任也至是天人之心始大舒釋矣閣下自初及  
終皆以直道進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介嘗聞朝大夫語曰  
有其官為其官時忠鯁直謹蹇蹇敢言觸龍逆鱗不避誅死由  
是人主知之声名藹然聳動朝野不四五年取顯仕今為其官  
位弥高身弥貴祿厚惠渥私庭曳青綬者五六人門前炎炎可  
炙手顧此勢力榮寵有所惜也如有物塞其耳如有葉蔽其目

如有鉗緘其口朝廷有闕政國家有遺事若不聞若不覩而不  
復言則嚮之忠鯁謹直蹇蹇敢言乃沽名耳其以為速進之媒  
乎噫士之積道德富仁義於厥身蓋假於權位以布諸行事利  
於天下也豈有胥胥然謀夫衣食者欤正色直己立於朝廷行  
其道乃使天下有此論庸無傷乎古今君子少小人多君子常  
不勝小人小人不惟常勝君子而又不能容之惡直醜正噥噥  
實繁幸而有一君子在於朝則百小人排之非鐵心石腸剛正  
不折未有不隨而靡者小人不容君子也如是而不能死節以  
求終譽中塗晚節湏有渝變宜其為小人之所排也今有人位  
未顯身在下能堅正不顧其身敢直言極諫犯天子顏色封章  
抗疏論天下利害羣小人必叢立指點曰此人速進也沽虛名  
也非以行道也吁吾徒不見容於小人也 不敢信於天下也固  
若是乎孝周公孔子之道不用則卷而懷之用則肯已乎實將

施及國家布於天下以左右吾君綏吾民耳群小人排毀不已無足恠也閣下亦當大警戒之勿使天下有所論則君子幸甚天下幸甚

與臺端書

朱元晦

熹未見顏色比輒妄以名姓自通方以僭瀆自咎乃蒙教答又枉手帖之誨降屈威重謀及踈遠此古人之事而執事者行之甚盛甚休顧熹之愚不足以當之然敢無辭以對蓋嘗竊謂欲起膏肓之疾者必攻其受病之處而其用功之緩速制藥之寒溫又有不可以頃刻毫釐差者今天下之病在膏肓者久矣夫

文新十八

廿九

人而能知之夫人而欲言之顧以不當其任則雖欲一效其伎而無所施耳乃者天子以執事有廉靖貞孤之操擢真諫垣納用其言屏去邪惡皆所謂膏肓之餘證海內有志之士知上之心蓋已深悟隱疾之在躬而欲假執事之藥以去之也又幸爭之心所以姑從事於此者蓋亦以為之兆耳其必將有以讚之則夫所謂病本者可去無疑也然而側聽累月未有所聞則又懼夫二豎子者知良醫之傷已而先為術以去之以是憂疑不知所定尚幸聖心堅定不入其言而又進執事於臺端之重是必君臣之間已有一定之計足以少慰士大夫心然熹之愚竊獨私憂過計意夫姦賊窺見端倪則其所以日為謀者必將愈深愈切而有先執事以發其機者不審執事何以處之蓋伐木而翦其枝葉不若斧其根壅水而捍其波流不若塞其源鳴金鼓耀戈甲而噪呼以逐虎不若乘其方睡而斃之之速也今執事則既撼而覓之矣又猶欲緩視徐趨以當其虓怒决裂之勢熹切為執事者危之也然此等小人有生以來自朝至暮元非罪惡不可殫數且又人主素以倡優奴僕畜之初不責以名檢而間者議臣乃復抉擿苛細而一一以陳之其不納則宜矣

唯其日侍燕閑逢迎縱使入主之心恬於逸欲而法家拂士之言不得以進阻於卑近而正大久遠之計不得以聞賄賂公行奸邪堵立蓋其所以爲天下國家之綱紀者日傾月壞而上下相蒙莫敢以告是則此一二人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而深爲今日膏肓之病者執事誠能聲此揚于王庭深贊聖主去邪勿疑之志又引同列之賢合謀并力以決去之則天下膏肓之病者庶幾其可去矣太平乃歲喜雖不武尚能爲執事誦之不識執事亦有意乎熹比因三月旨揮已畧爲明主言之矣顧踈賤之言未足取信或以取戾謹已束裝恭俟嚴譴惟執事毋以爲戒而亟深圖之則天下幸甚專此布稟蓋區區之心以古人之事效於執事不復以世俗之常態自疑伏惟深察引領臺事不勝拳拳

上柱中丞論舉官書

歐陽脩

文新十八

廿四

具官脩謹齋沐拜書中丞執事脩前伏見奉南京留守推官石介爲主簿近者聞介以上書論赦被罷而臺中因奉他吏代介者主簿以臺職最卑介一賤士也用不用當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之辛勤也介爲人剛果有氣節力事喜辯是非直好義之士也始執事奉其材議者咸曰知人之明今聞其罷皆謂赦乃天子已行之令非踈賤當有說以此罪介曰當罷脩獨以爲不然不知介果指何事而言也傳者皆云介之所論謂朱梁劉漢不當求其後裔尔若止此一事則介不爲過也然又不  
知執事以介爲是爲非也若隨以爲非是大不可也且主簿於臺中非言事之官然大抵居臺中者必以正直剛明不畏避爲稱職今介足未履臺門之闕而已言用事見罷其可謂正直剛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爲主簿直可任御史也是執事有知人之明而介不負執事之知矣脩嘗聞長老說趙中令相

太祖皇帝也嘗為其事擇官中令列二臣姓名以進 太祖不肯用他日又問復以進又不用他日又問復以進 太祖大怒裂其奏擲陛下中令色不動梳笏帶間徐拾碎紙袖歸中書他日又問則補綴之復以進 太祖大悟終用二臣者彼之取尔者蓋先審知其人之可用然後果而不可易也今執事之卒介也亦先審知其可卒耶是偶卒之耶若知而卒則不可遽止若偶卒之猶宜一請介之所言辯其是非而後已若介雖忤上而言是也當助以辯若其言非也猶宜曰所卒者為主簿尔非言事也特為主簿不任職則可罷請以此辭為可也且中丞為天子司直之臣上雖好之其人不肖則當彈而去之上雖惡之其人賢則當卒而申之非謂隨時好惡而高下者也今備位之臣百千邪者正也其糾卒一信於臺臣而執事始卒介曰能朝廷信而將用之及以為不能則亦曰不能是執事自信猶不果若

文新十八

卅

遂言他事何敢望天子之取信於執事哉故曰主簿雖卑介雖賤士其可惜者中丞之卒動也况今斥介而他卒必亦擇賢而卒也夫賢者固好辯若卒而入臺又有言則又斥而他卒乎如此則必得愚闇懦默者而後止也伏惟執事如欲卒愚者其豈敢復云若將卒賢也願无易介而他取也今世之官兼御史者例不為臺事故敢布狂言切獻門下伏惟幸察焉

古詩

贈孔中丞

晉江總

我行五嶺表辭卿二十年聞鸞欲動詠披霧即依然疇昔同寮采今隨年代改借問藏書處唯君故人在故人名宦高清簡爾權豪誰知懷九難徒知泣三毛

律詩

柳宗元詩



憲府初收迹丹墀共拜嘉分行參瑞獸傳墨亂宮鴉

揚億詩

際曉乘騶入九達內朝簪筆坐前墀天家御史非凡格曾向崑  
崙服紫芝

# 侍御史

**麻衣公治革**

御史掌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以其在殿柱之間亦謂之柱下史老聃曾為柱

下史

秦改為侍御史張蒼自秦時為御史主柱下文書即其

任也漢因秦制置侍御史十五員受公卿奏事奉劾按章

漢亦有掌察非法受公卿郡吏奏事有違失奉劾之漢所

掌凡五曹令曹印曹供曹馬曹乘曹魏置八人當大朝會殿

中御史簪白筆側陞而坐唐又置內供奉掌糾奉百僚侍

文新十八

卅

御史號臺端他人稱之曰端公其知雜事者謂之南床殿中

監察不得坐凡侍御史之例不出累月遷登南省故號為南

床百日察其行止出入揖讓去就殿中以下皆稟而隨之建

中元年以侍御史分掌公廨推彈自是雜端之任輕矣宋以

中丞為長知雜御史為侍御史言事官為殿中侍御史六察

官為監察御史舊以中丞兼檢理使殿中侍御史兼左右巡

使左右巡使分糾不如法者文官違失右巡主之武官違失

左巡主之大夫掌肅正朝廷綱紀又以儀法糾治百官之罪

失而中丞侍御史為之貳大司馬置侍御史二人位御史中丞

之下

**羣書要語**

祭服繡衣籠簪白筆孫樵記室新書御史吾耳目

之官也非清明勁正不泥不撓者安可使辯淑慝

振紀綱廣吾之聰明焉白集王中伯侍御史制我之鐵冠晶

銀印元徽之行皆既兼制當憲守雄極之任徐騎省行盧文微

知雜制並服旁冠式司綱憲同上行王仲連制率是幹用使持

憲綱同上行盧文微制越登司官爾我朝命揚荊州誅注司官

理書御史始以御史在長慶寶曆之際臣拂時病磨切貴近林

牧行高元裕制處以橫搨使參中司曲阜制橫搨一異庶工簪

筆以奏不法往貳中憲同上自執霜簡頗振憲風同上行盛陶

**詩句**借問持斧翁幾年長沙客杜甫贈吳十侍御來替御史筆

同上附冠十侍御鸞馬得秋氣法星縣火旻劉禹錫早秋送楊

侍御歸朝晚趨天闕烏紗薄內直空臺古栢寒饒易薄遊添霜

署直指戒水心蘇味道懷臺中諸友

**古史事蹟**

鐵柱不撓

侍御史周官也為柱下史冠法冠一名曰柱後以鉄為之言其

文新十八

卅二

審固不撓也應邵漢官儀又漢張蒼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

前百官表

繡衣直指

漢侍御史有繡衣直指出討怒猾治大獄武帝所制不常置前

百官表

服獬豸冠

獬象冠按礼圖曰法冠也一曰柱後惠文如淳注獬豸冠秦制

也法官服之按董巴注云獬豸神羊也蔡邕云如淳應劭曰此

獸主觸不直故執法者象之楚王獲神羊以為冠秦滅楚以其

君冠賜執法近臣御史服之後漢具服志

懸豹尾車

大駕屬車八十一乘皆尚書御史所載最後一車懸豹尾薛綜

**注**曰侍御史載之

白筆御史

魏當大朝會殿中御史簪白筆側陞而坐帝問此何官何所主  
辛毗曰此謂御史舊時簪筆以奏不法如今者直備位但毗音  
餅筆耳 三國魏志

白兔御史

王弘義遷侍御史始賤時求傍舍瓜不與乃騰文言園有白兔  
縣集衆捕逐畦竄无遺內史李昭德曰昔聞蒼鷹獄吏今見白  
兔御史

国之龜宝

隋柳彧為侍御史當朝正色百僚敬憚上嘉之曰柳彧正色之  
士国之龜宝

朝之雄職

王義方曰陛下拜臣侍御史濫朝廷之雄職 本傳

文苑十八

卅三

京師避馬

相典為侍御史執政无所避常乘駿馬京師畏之為之語曰行  
行且止避乘駿馬御史 後本傳

京尹避路

唐故事京尹遇侍御諸衛當避 唐書臺長

劾專廢立

嚴延平遷侍御史時霍光廢昌邑王立宣帝延平劾奏霍光專  
廢立无人臣礼奏垂寢朝廷肅然憚之 前本傳

奏无威儀

陳翔拜侍御史元日朝賀大將軍羽翬威儀不整翔奏請收其  
理罪時人竒之 後漢史

頭軼乘輿

申屠剛字巨卿建武初拜侍御史遷尚書令寃二多直元所屈

摸隴蜀未平上嘗欲近出剛止不聽剛以頭軻乘車輿使馬不得前東觀漢記

独埋車輪

張綱為侍御史安帝時遣八使按行風俗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貍遂奏大將軍梁冀兄弟後本傳持節出使

維立為繡衣使者持節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分誅賞

橫劍當車

利暠順帝時為侍御史中常侍高堯受勅迎太子不齊詔書暠橫劍當車曰御史受詔監護太子太子因之儲副常侍无一尺詔書安知非挾奸邪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堯不敢爭

碎首玉階

王義方劾李義甫曰碎首玉階庶明臣節李傳

文新十八

廿四

奏事龍墀

舊制入閣侍御一員在龍墀边祗候彈奏唐六典

彈劾十罪

刘忠肅公摯為侍御史彈劾蔡確其罪有十又論章惇凶悍輕銳无大臣体皆罷

决断大獄

庾峻為秘書丞遍觀古今見聞益廣長安大獄久不决轉為侍御史断之朝野称慶王隱晉書

奏彰截角

刘暉字長升迁侍御史武庫失火尚書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暉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暉勃然曰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君何敢恃寵作威福求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晉傳

驚祐騰落

唐敬宗朝夏州節度使李祐入朝違詔進奉侍御温造彈之祐  
趨出待罪股戰流汗謂人曰吾夜踰蔡州城擒吳元濟未嘗心  
動今日騰落温御史矣 温造傳

爭濮王礼

范忠宣公純仁為侍御史時方議濮安懿王典禮大臣与役官  
異論公請如後官儀公在臺數言人所難言及爭濮王礼引誼  
據經語斥大臣尤切絲是名震天下 言行錄

伸諫省氣

林正惠公大中除侍御史鄧司諫駟以忤旨移將作監公請曲  
加優容許復舊職丞相留公巧去公率同僚奏乞宣諭使安相  
位遂不果去身居言職而伸諫省之氣誦丞相之賢他人不敢  
為也

文新十八

廿子

劾龍錦媚

質肅公唐介為御史張堯佐再除宣徽使介爭之仁宗諭曰除  
擬初出中書介遂極言宰相文彦博知益州日進灯笼錦媚貴  
妃致位宰相請逐彦博仁宗怒貶介英州別駕 會要 晁以道云  
仁宗貶唐介嶺南遣中使賜介金又畫其象置之便殿 言行錄

論帷幄寵

彭思永字季長召為侍御史極論內降官賞之弊以為斜封非  
公朝之事仁宗深然之皇祐祀明堂時張堯佐以妃族進王守  
忠以親侍帷幄寵參知政事闕負堯佐朝暮待命守忠亦求為  
節度使公独抗疏極言仁宗震怒中丞鄭勸諫官吳奎皆為上  
言其忠不宜加罪仁宗怒解而堯佐守忠之望遂格公猶罷臺  
職 言行錄

寫幽州圖

後漢李恂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抚北狄所過皆  
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後漢書

陳遼東狀

唐賈言忠為侍御史時有事遼東言忠奉使往支軍糧及還高  
宗問以軍事言忠具山川地勢且陳遼東可平之狀高宗大  
悅

清要好官

唐李素立高祖令授七品清要官所司擬雍州司戶上曰此官  
要而不清擬祕書郎上曰此官清而不要遂授侍御史唐書  
唐宣宗欲去韋宙好官拜侍御史取林

和蕃判官

唐竇群隱居毗陵以節然聞召為左拾遺遷侍御史入蕃使判  
官群因入對奏曰陛下即位二十年始自皇澤擢臣為拾遺是

文新十八

卅九

難其進也今陛下以二十年難進之臣用為和蕃判官一何易  
也德宗異其言留為侍御史分紀

謹厚就職

賈贛除中丞新除侍御史呂誨常彈贛過失遷延引避贛言寧  
薦誨為御史知其方正謹厚一時公言非有嫌忌願得終焉其  
事誨乃就職通畧

忠義復任

刘忠肅公摯擢侍御史公自熙寧以言云位踰十六年乃復任  
言責奸佞刻薄之吏事狀顯著公比自正色彈劾多所貶黜中外  
肅然時人以比包希仁呂獻可上察其忠議誠信可屬重任未  
幾大用焉言行錄

奉鞭撻楫

舊御史遭長官於塗比自免帽降乘長官戢轡評而止焉乾封中

王本立為侍御史意氣頗高途逢長官端揖而已自是諸人或降而立或一足至地或側鞍弛鞚輕重无常開元以來但率鞭箠揖而已通典

### 烘堂不罰

侍御史凡上堂絕言笑有不可忍者雜端大笑則闔座皆笑謂之烘堂烘堂不罰

### 脆梨佳味

裏行及試員外為合口椒殿中曰生姜侍御為脆梨漸入佳味言忠掛監察本草

### 貞柏勁節

御史臺侍御史厅前有两株柏總章中李元同張仁禕為侍御史所植也杜易簡為之贊云爰有貞柏徙植清臺蔚條霜勁垂葉風開始逢鵲喜終見烏來續通典

### 鷹鷂豈衆禽

乾封二年韋仁約除御之為公卿相見未嘗行拜礼或勉之仁約曰鷂鷂鷹鷂豈衆禽之偶柰何設拜以狎之且耳目之官故當特立乃曰御史街命出使不能動搖出岳震揖州縣咸曠職耳

### 鷂鷂視燕雀

唐王志愔為左臺侍御史執法剛正百僚畏憚時人呼為卓鷂言其顧瞻人吏如鷂鷂之視燕雀也

### 臺官用稀姓

景祐中有郎吏皮仲容街衢為一輕薄子所戲遽前賀之聞君有臺憲之命仲容立馬媿謝久之徐問何以知之對曰朝廷所制臺官必用稀姓者故以君姓知之尔盖是時三院御史乃仲簡論程掌禹錫也聞者傳以為笑

### 臺官言大事

皇祐中侍御史徐宗况奏次年直州長蘆江口建佛刹時專運使希當塗之旨上言天長六合城壁皆五代設險雖亦故事然朕方恃德不恃險設或有大寇盜一小邑豈有城池亦不足禦卿為臺官為朕言取國家大事未幾出知潁州

獬豸不識字

則天將不利於王室羅織之徒已具矣時授侯思止為游擊將軍高元礼呼之為侯大曰国家用人不以若言侯大不識字即奏云獬豸獸亦不識字而能觸邪則天果如其問思止以獬豸對則天天授三年乃拜左臺侍御史

犬馬不及言

皇祐中侍御史宋禧上言乞宮中養羅江狗以備不虞上曰養兵百万威制夷狄尚慮不可備不虞卿今宮中養狗无謂也曹穎叔言朝言不及犬馬而禧被黜於是有宋羅江之號

古今文彙

文新十八

卅四

古詩

送孫康叔赴御史府

王介甫

古人喜經綸万事歎強聒時來上青真倏仰但一節危言回丘山声利尺毫末由來治乱体宿昔心已達肯隨俗好惡議論輕自决遺風何寥寥夢寐待豪傑天書下東南趣召赴嚴闕長林晦朝倫高行隱家闕新除酌聞望宿縕行施設念非吾忘形此理未易說

律詩

送康叔侍御

王介甫

詔取名郎入憲臺此時方急濟時才聖聰應已虛心待奸黨寧无側目猜白董豈知權可畏皂囊還請上親開信聞謹論能醫國飛報頻隨驛騎來



西亭送蔣侍御還京

岑參

忽聞驄馬至喜見故人來欲語多時別先愁計日回山河直晚  
眺雲霧待君開為報烏臺客須憐白髮催

送裴侍御赴詔入京

岑參

羨他驄馬郎元日謁明光立處聞天語朝回惹御香臺寒柏樹  
綠江暖柳條黃惜別津亭暮揮戈憶魯陽

送唐介貶英州別駕

李師中

孤忠自許衆不而特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  
古重如山並遊英俊後願何厚未死奸諛骨已寒天為吾皇扶社  
稷肯教夫子不生還

贈錢侍御

李白

繡衣柱史何昂藏鉄冠白壁橫秋霜三軍論事多引納階前虎  
士羅千將

文新十八

廿九

太原贈李萬侍御

楊巨源

路入桑乾塞鴈飛秦郎年少有光輝春風走馬三千里不廢看  
花惹綉衣

边上送楊侍御翰獄回

馬載

獄成寬雪晚雲開角威清塞鴈回飛將送迎遙避馬離亭不  
敢勸金杯

寄西臺李侍御

施有吾

二千余里採瓊環到處傷心瓦礫堆唯有綉衣周柱史獨將珠  
玉掛西臺

寄尉遲侍御

李昭象

我眠青嶂弄澄潭君戴貂蟬白玉簪應向謝公樓上望九華山  
色在西南

送裴侍御

岑參

羨他驄馬郎元日謁明光立處聞天語朝回惹御香

贈喬侍御

陳子昂

漢廷榮巧宦雲閣薄邊功可憐驄馬使白首為誰雄

送何侍御歸朝

杜子美

舟楫諸侯餞車輿使者歸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飛春日垂霜鬢天隅把綉衣故人從此去寥落自心違

詩話

清臺真栢

御史臺侍御史厅前有两株栢總章中李元同張仁禎為侍御史所植也杜易簡為之贊云爰有貞栢徙植清臺麝條霜勁蚕葉風開始逢鵲噪終見烏來

# 治書侍御史

文新十八

甲十一



漢宣帝宣室奏扇居决事令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側後因別置謂之治書侍御史蓋其始也魏置治書執法掌奏劾而治書侍御史掌律令二官俱置晉惟治書侍御史四員太始四年又置黃沙獄治書侍御史一人後并河南遂省黃沙治書侍御史及太康中又省之宋齊只置一人梁置二人後魏太和八年為持書侍御史後齊亦置二人隋開皇中有持書侍御史一人為大夫之式唐貞元中避高宗諱省之依前代置御史中丞宋无治書御史之官大元侍御史下又有治書侍御史二人

## 大夫之事實

周遷三臺

後漢蔡邕以侍御史遷持書御史又遷尚書二日之間周遷三臺

意出衆表

劉子翊為持書侍御史每朝廷疑議子翊為之辨析多出衆人意表

典行臺獄

魏王觀明帝幸許昌召觀為治書侍御史典行臺獄時多倉卒喜怒而觀不阿意順旨

持協律令

魏職品令云乘輿臨堂及諸殿視事則持書侍御史協律令於階側以備顧問

青囊盛印

何思澄自廷尉遷治書侍御史宋齊已來此職甚輕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一丞給三騶執盛印青囊

端笏整容

文新十八

四

柳彧為持書侍御史時左僕射楊素當塗責重常以小謹勅送南臺素恃貴重坐柳彧自外來於階下端笏整容謂素曰奉勅理公之罪素遽下彧據案而坐立素於廷辨詰事狀素由是銜之

百寮震慄

榮毗陸知命並拜持書侍御史在朝侃然正色時齊王頗驕縱暱近小人知命奏劾百寮震慄

百寮敬憚

柳彧為持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為百寮敬憚上嘉其直謂彧曰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苟容而已賜錢十萬米百石

服賜其公

游元兼持書侍御史宇文述軍敗帝令元理其獄述時貴倖勢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請屬元不之見他日數述曰公地屬

親賢腹心是寄當各身責已以勸事君乃遣人相告欲何所道持之愈急仍以狀劾之帝嘉其公正於是賜朝服一襲

制出無喜

唐孫伏伽為持書侍御史先被內旨而制未出歸卧其家无喜色頃之御史造門子弟驚白伏伽徐起見之時人稱其有量

不復議讞

頃者廷尉多牆面而苟充茲位治書侍御史不復議讞里語曰懸官漫漫冤死者半

謂之南奔

謝幾卿梁天監中自尚書二公郎為治書侍御史舊郎官轉為此職者謂之南奔幾卿頗先志多陳疾臺事畧不復理

### 殿中侍御史

文新十八

歷代沿革

魏蘭臺置御史二人居殿中伺察姦非側陞而坐故曰殿中侍御史晉至北齊皆有隋改為殿內侍

御史煬帝省唐武德置殿中侍御史四員正觀增二人掌殿庭供奉之儀京畿諸州兵皆隸焉彈劾違失號為副端正班列於閣門之外有離立失列言置器而不肅則紀罰之其正冬大會則戴黑豸乘馬加飾文明元年又置殿中裏行宋殿中侍御史二人正七品掌言事分糾大朝會及朔望六參官班序元豐八年詔殿中侍御史兼察事監察御史兼言事大元置殿中侍御史二人每遇侍朝立於龍墀之下專掌朝見之儀

君幸書要語

執法殿中俾專議論曲阜陳師錫制接武夔龍造羽鶴鷺章絢傳

詩句

峨豸恭備列 韓愈蒼張徹 白簡光朝列 駟出禁中 褚亮

盛府題青蒙殊章動繡衣蘇味道

**古今事實**

**廊廟之材**

唐張行成少師事刘炫炫曰張子体高方正廊廟材也補殿中侍御史糾劾不避威權太宗謂房元齡曰觀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奉之无先容也本傳

**清廟之器**

唐李珣字待價為殿中侍御史宰相韋處厚曰清廟之器豈搏擊才比除礼部員外郎同上

朝戴黑冠見前公革

**造羽鶴鷺**

上官儀位宰相時以雍州司士韋絢為殿中侍御史或疑非迂儀曰此野人語耳御史供奉赤墀下接武鸞龍造羽鶴鷺豈維

文新十八

州判佐比乎韋絢傳

**鐵面御史**

趙清獻公抃召為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京師號為鐵面御史

**骨鯁殿院**

杜幸老為御史極言无隱取衆所指如王繼先張去爲蜚乘擊去之及罷去朝士祖道都門以詩文称述者百餘人都人至今以為美談雖宿衛武夫府寺賤隸誦說前朝骨鯁敢言之臣必曰杜殿院云中興系年錄

**天子御史**

龐莊敏公籍入為殿中侍御史中丞孔道輔謂人曰今之御史多承望要人風旨陰為之用獨龐公天子御史耳言行錄

諫官御史見前御史門

見惡能討

宋游道為殿中侍御史臺中語曰見惡能討宋游道南史

治獄无枉

唐崔仁師正觀初改殿中侍御史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繫填係獄詔仁師按覆止坐魁惡十餘人他悉原縱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衆誰肯讓死就決而事變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豈有知枉不申為身謀哉及勅使覆訊諸囚皆叩頭曰崔公仁恕必无枉者至无異辭由是知名本傳

押鐘鼓樓

唐天成二年御史臺奏每遇入閣日欲依常朝例差殿中侍御史二員押鐘鼓樓位各級供奉官班出入所冀共為糾察從之五代會要

出觀象門

文新十八

四四

監察御史職知朝堂正門无籍非因奏事不得入至殿庭在樓鳳闕兩望殿中侍御史以上從觀象門出若從天降唐會要

內出姓名

治平二年以范純仁為殿中侍御史呂大防為監察御史裏行近制御史有闕則命翰林李士御史中丞送奉二人而上自擇取一人為之至是闕兩員奉者未上內出純仁大防姓名而命之實錄

上称仁勇

紹興末金虜謀入寇官張去偽陰沮戰議自請避狄陳俊卿為殿中侍御史請斬之上愕然曰公仁者之勇楊誠齋集

掌正朝班

殿中侍御史掌殿庭供奉之職正班列於閤門之外糾離班語不肅者唐官志又唐臨初為殿中侍御史韋挺以朝班不整責

之臨曰此小事不足介意

志議大政

張行成字德立為殿中侍御史糾察嚴正嘗侍宴太宗語山東及關中人意有同異行成曰天子四海為家不容以東西為限是示人以隘矣帝稱善自是有大政事令而訪焉唐本傳

責相离班

正无競轉殿中侍御史曰例每日更直於殿有三班時宰相宗楚客楊再思常离班偶語无競前曰朝礼至敬公等大臣不宜輕易以慢常典張林

請后還政

傅献簡公堯俞英宗即位迁殿中侍御史皇太后同听政上疾平公上疏請太后還政未听頗聞内侍任守忠有甚語公又上疏太后遂還政而逐守忠等

文新十八

四十五

乞用舊臣

陳正獻公俊卿任殿中侍御史時金虜謀入寇曰臣惟張忠獻在謫苦湖湘中外翕然歸之上心益疑公上疏乞除一近郡以繫人心上大悟明日除兵部侍郎後數月竟用張公守建康揚誠齋集

上言正人

趙清獻公抃字閱道除殿中侍御史先是呂溱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守河陽歐陽脩乞蔡賁黯乞荆南公即上言近日正人賢如脩輩无幾今皆欲請郡者以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矣脩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賴之以安言行錄

耻為呈身

皇祐中詔中丞孫抃率御史抃率吳中復或曰公平生不識中復何由知之抃曰昔人耻為呈身御史今我豈求識面其管遂

殿中侍御史

並為言事

慶曆五年殿中侍御史梅摯監察御史李京並為言事御史唐制御史不專言職故天禧始置言事御史六員其後久不除至是始除之會要

辛辣不患

殿中為羅蔔亦曰生姜虫辛辣而不為患賈言中本章

強禦不畏

宋朝紹興三十一年杜莘老為殿中侍御史入見上曰知卿不畏強禦故有此授自是用卿矣系年錄

彈一十八章

呂誨字獻可端之孫也召為殿中侍御史彈劾无所避公主夜扣禁門劾奏公主閣官者竄逐之彈樞密使宋庠不稱其瞻之

文新十八

四六

望陳升之為樞密副使誨与唐介趙抃論升之交結中人不可大用章十八上卒与升之俱罷

劾罷監司劾二十三人

殿中侍御史常同為御史不數月劾罷監司不才者二十有三人中外聳然中興系年錄

論宰相回佞

何剡字聖從為監察御史迁殿中擢御史知雜上疏論宰相陳執中寡學術參知政事丁度輕脫夏竦回佞皆不協人望親從官謀為不軌竊發寢殿而連日賊未得內臣楊懷敏倚夏竦冀免失職之過剡劾其罪章累上懷敏遂斥去事畧

言大臣奸邪

汪徹字明遠為殿中侍御史上言昔慶曆初京師一日无雲而雷仁宗以天變如此由夏竦奸邪亟命黜之前日无雲而雷人



惺駭異其愛蓋在大臣言行錄

十年將相

河東缺漕使章郇公言聞文彥博者有稱呂許公曰可召來面詢之召至堂上許公不交一談但睥睨不已郇公因言河東事曰彥博鄉里无所不知及退許公歎曰此大有福人何所任用不可遂自殿中侍御史姜委不出十年出將入相言行錄

四其御史

郭弘霸為左臺殿中侍御史則天召見弘霸自陳忠鯁云往年征徐敬業臣願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則天悅故拜為左臺侍御史

古今文集

雜著

辭免殿中侍御史申省狀

洪咨夔

文新十八

七

渙敷異渥震惕危衷竊惟柱後惠文之官尤重殿中執法之選取修明於國是用整肅於朝綱粵從琴瑟之更張類多矛盾之並立邊帥之或和或戰正值兩強廷臣之孰是孰非必求一勝決治亂安危之勢觀抑揚進退之機疇副其臺端蓋論時望如其者謬蒙蒐拔濫副糾繩謂車當主於可行何人心之擾擾而舟必无於偏重乃王道之平平方包不稱之羞忽冒非常之擢周旋烏府供奉赤墀純仁之內出姓名固誓齒於美報唐介之願解言取正恐負於隆知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光摩日月別來夔龍接武之英威厲風霜庶折豺狼當道之氣

古詩

入奏行

杜甫

寧侍御驥之子鳳之雛年未三十忠義俱骨鯁絕代无烟如一  
段清冰出万壑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燕漿歸厨金盃凍沈滌

頌執足以寧君軀政用踈通合典則威聯豪貴耽文儒兵革未  
息人未蘇天子亦念西南隅吐蕃憑陵氣頗麓寶氏檢察應時  
須運糧繩橋壯士喜斬木火井窮後呼八州刺史思一戰二城  
守边却可嗇此行入奏計未小密奉聖旨因宜殊綉衣春當霄  
漢立綵服自向庭闈趨省郎京尹必俯拾江花未落還成都首  
訪浣花老翁无為君酷酒滿眼酷為奴白飯馬青鞵

## 監察御史

**歷代沿革**  
秦有監御史掌監部漢惠帝六年相國奏遣御史  
監三部監者二歲更常以十一月奏事十二月還  
監其後州置監御史宣帝遣御史察計簿不實者監察之名  
兼取於此東晉武帝大元中置檢校御史知行馬外事沈約  
宋書曰古司隸校尉知行馬外事晉江左罷司隸置檢校專

文新十八

四

掌行馬外事晉書曰初以吳混之為此官宋齊梁陳並置後

魏北齊復置十二人隋改檢校御史為監察御史蓋取秦監  
御史之義以名之凡十二人煬帝增置十六人唐武德初置  
八人正觀二十二年加二人又置監察御史裏行以馬周為  
之自此便以為官之名宋御史多出外任風憲之職以他官  
領之太平興國三年詔本司自薦屬官俾正名奉職天禧元  
年詔別置御史六員不兼他職月頃一員奏事有急務听非  
時入對以殿中丞劉平為監察御史用新詔也嘉禧四年中  
丞韓絳請置裏行從之熙寧二年除秀州軍事推官李定權  
監察御史裏行用選人為御史自定始也宋敏求繳詞頭云  
去歲驟用京官今又幕職官便昇朝著峻処糾繩之地臣恐  
未厭眾議五年詔秘書殿中內侍省不隸六察如有違慢委  
言事御史彈奏七年大正官名以言事官為殿中侍御史六

察官為監察御史掌吏部禮兵刑工之事在京百司而察其  
繆誤八年詔監察御史兼言事殿中侍御史兼察事徽宗時  
如辟雍大成府等寺太官司翰林儀鸞司東西上閣門客省  
引進四方館皆不隸其臺蔡崇寧間大臣欲其便已而南臺御  
史亦有不言事者自大觀臣僚申請而殿中六尚辟雍大晟  
府等寺太官司翰林儀鸞司皆隸六察自念應求有言而東  
西上閣門客省引進四方館復隸御史自胡舜陟申請而本  
臺始增入御史言事之文乾道二年詔自今非曾經兩任縣  
令不得除監察御史著為條令**大元**御史臺置監察御史又  
置曲事



繡衣始拜珥筆升朝臺閣以之生風豪貴由之斂  
手陳子昂集冠惠文冠察行馬外事劉夢得集俾

冠惠文往專刺督

曲阜除傳楫制

文新十八

四九

### 御史臺

臺有二院

唐御史臺有二院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

院有六察

唐監察御史有六其一察官人善惡其二察戶口流散帳籍隱  
沒賦役不均其三察農桑不勤倉廩耗減其四察妖滑盜賊不  
事生業為私蠹害其五察德行孝悌茂材異等藏器晦迹應時  
用者其六察黠吏豪宗兼并縱暴負弱冤苦不能自申者百官志  
亦曰蘭臺

晉孝武置檢校御史掌行馬外事亦蘭臺之職通典詳見沿革

謂之松厅

察院諸厅各有他名會昌初監察御史鄭路所葺禮察厅謂之  
松厅南有古松也因話錄

張膽報國

韋思謙為監察劾褚遂良及再相出之或平之谷曰大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以報國恩終不能為碌碌之臣保妻子耳本傳

隨仗入閣

唐監察御史耿知朝堂正門无籍非因奏事不得入至殿庭在棲鳳閣南視殿中侍御史以上從觀象門出若後天降至開元七年勅並隨仗入閣會要

決獄乃兩

顏真卿字清臣為監察御史五原有冤獄久不決真卿至辯之天方旱獄決乃兩郡人呼為御史兩德宗實錄受命息風

唐陸方元為監察御史則天使安輯嶺外將涉風濤甚狂舟人

文新十八

五十一

不敢率帆方元曰我受命无私神豈害我遽命濟而風息本傳

夜加二階

韓思彥為監察御史昌言當世得失高宗夜召加二階唐史

時号四其

郭弘霸自陳討徐敬業臣誓抽其筋食其肉飲其血絕其髓武后大悅授監察御史時号四其御史同上

劾京兆尹

德宗即位之初侍御史朱敖請復舊制置朱衣豸冠於內廊有犯者御史則以彈竿上許之建中元年監察御史張著冠豸冠勅京兆尹兼御史中丞嚴郢於紫微殿削郢御史中丞而著賜緋魚袋自是日懸衣冠于宣政之左廊續通典

劾節度使

元稹拜監察按獄東川因劾奏節度使嚴防違詔過賦凡十餘

年 本傳

劾背缺望

李勉拜監察御史屬朝廷右武勳臣恃寵多不知禮大將管崇嗣於行在朝堂背缺而坐勉劾之肅宗歎曰吾有李勉始知朝廷尊矣 本傳

諫犯法死

唐李素立武德初為監察御史時有犯法不至死高祖特令殺之素立諫曰三尺之法為天下共之一法動搖則无所措手足臣忝法司不敢奉旨帝乃從之分紀

諫市舶利

元宗有胡人言市舶利上命監察御史楊範臣往求之範臣奏曰御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虽冒觸炎瘴死不敢辭此特胡人眩惑求媚无益聖德上慰諭而罷

文新十八

五

論樂工爵

馬周客中郎將常何家為何條二十余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恠問何二曰此非臣所能家客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即召之未至遣使四輩趣及見為語大悅拜監察御史乃上疏論臣伏見王長通明白達本樂工今超受高爵為外廷朝會鳴玉曳履臣切耻之帝善其言 本傳

不樂檢局

柳渾召拜監察御史其僚以儀矩相繩而放曠不樂檢局乃求補外宰相惜其才 唐本傳

不樂滋味

韋表微擢進士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擲白冒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為松菊主人不愧陶淵明云

上林樓鳥見詩話

中難鷓鴣

河南伊缺縣前每僚佐有入其室者即水中難出石燦金沙清徹可愛牛僧孺為尉一日報難出縣僚共觀之有老吏曰此必分司御史若是西臺常有一雙鷓鴣僧孺因奉杯祝曰既成有難何惜鷓鴣言訖一雙鷓鴣飛下灘中不旬日僧孺拜察院

劇談  
兄弟並居

楊假楊收並遺直之子假自浙西觀察判官入為監察御史收亦自西川入為監察御史兄弟並居憲府特為新例

兄弟代為

韋貫之始為監察御史卒其弟纏自代及為右補缺纏代為御史議者不謂之私並本傳

戩爭新法

文苑十八

五八

張戩字天祺除監察御史爭新法章數十上最後言今大惡未去橫斂未除不正之司尚存无名之使方擾又詣中書爭之王安石以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為參政所笑天下之人笑參政亦不少矣淵源錄

詠製麻制

鞠詠為監察御史言不惟演為丁謂交結不赴亳州畝入相謂人曰若相惟演當取麻制製之因史本傳

趣裝就職

劉忠肅公執手除監察御史欣然就職語家人曰趣裝无為安居計未及陞對首上疏論事劉元成集

劾奏紀令

劉庠字希道除監察御史裏行奉宸庫失盜庠劾奏近侍領皇城司者初禁銷金李珣犯令庠言法行當自貴近始英宗曰朕

豈私一李珣邪珣乃仁宗外家若行之天下謂何同上

乞治內降

傅堯俞為監察御史裏行朱晦子穎士求內降監汝口鎮而都水監復薦之公言密院既不治穎士求內降罪而都水又安知其可任而奉之上下相結迭相阿徇其盜名器將不但一汝口鎮而已乃罷穎士權倖俾焉言行錄

乞罷常平

張戢召為監察御史裏行每進對必陳古道引大体不委苛細論王安石变法非是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東都事畧

諫造宮殿

唐李善感為監察御史裏行永淳初造奉天宮於嵩陽縣又於藍田造萬全宮善感極諫時人以此稱之分紀

諫出逸遊

文新十八

五

楊震卿為監察穆宗初立多出逸遊荒恣上疏切諫帝令宰臣云虞卿所上議切諫可覽後宰臣令狐楚因以納諫為賀

嘆為得休

明道先生為御史時為裏行神宗召對問所以為御史對曰使臣拾遺補缺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撥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不能神宗歎賞以為得御史休

期以大用

明道先生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願求對來欲常相見尔程伊川文集

言紀綱五事

呂大防字微仲除監察御史裏行首言紀綱賞罰之際未厭四方之望者有五

陳利病十事

彭汝礪字審資權監察御史裏行公在言職非唐虞三代不論  
初對上十事陳得失利病多人所難言者言行錄

極論宮市

韓愈操守堅正鯁言无所忌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  
怒貶山陽令

極論權嬖

裴度遷監察御史論權嬖梗切本傳

歷固按狀

趙洵永泰初為監察御史時禁中失火与東宮稍近代宗深疑  
之洵周歷孺圉按遽迹狀乃上直中官遺火所致也德宗時在  
東宮常感洵二究理詳細及刺衢州年考既深与韓滉不相得  
滉奏免洵官德宗見其名謂宰臣曰豈非永泰初御史趙洵乎  
對曰然即拜尚書左丞

卷簾古語

張嘉貞長安中侍御史張循憲為河東採訪使薦嘉貞材堪憲  
官請以已之官秩授之則天召見垂簾而之言嘉貞奏曰以臣  
草茅而得入謁九重是千載一遇咫尺之間如隔雲霧竟不覩  
日月恐臣之道有所未及則天遽令卷簾而語大悅擢拜監察  
御史

陳絕害昇邪

王岩叟召為監察御史上疏極陳時事之弊以謂不絕害源百  
姓无由樂生不昇群邪太平終是難致

言正心窒欲

明道先生顯權監察御史裏行前後進說甚多要以正心窒欲  
求賢育材為先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  
為卿戒之伊川撰行狀



號夜叉兒

唐監察御史李全交專以酷虐為業臺中號為鬼面夜叉傳

為開口椒

監察為開口椒毒微歇裏行及試負外為合口椒賈言志本草

古今文集

雜著

辭免察官奏官

周必大

自天有命踏地无容伏念臣奮自寒鄉最為冗士獻芻言於召試之日蒙睿獎於面對之初久並英游莫伸薄效不面簡記更誤選掄分直棲鳳之南察事行馬之外臣猶自駭人謂斯何敢陳量已之言祈寢出綸之渥俾安舊次免累聖知

辭免除監察御史

洪咨夔

恩榮自天兢懼无地竊以公議國家之命脉人材朝廷之精神

文新十八

五五

方其未出則望之如景星如鳳凰及其既用則倚之為岳軼為獬豸元祐王若叟之召明道范仲淹之來繫時所推皆此其選皇上養晦於十年之久天下望治於踰月之間轉機括以作新斥搢紳而更始紀綱所繫風憲可輕如某者積困穷途甫還舊著李問不足以窺王猷之遠議論不足以扶國是之公首玷親除必速官諉况未嘗作縣難以入臺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非常之誤渥昇有望之時髦庶使危蹤少安微分

論巡察風俗疏

李嶠

陛下創置右臺分巡天下察吏人善惡觀風俗得失斯政途之綱紀礼法之准繩无以加也然猶有未折衷者臣請試論之夫禁綱尚踈法令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踈則所羅廣而无苛碎竊見垂拱二年諸道巡察使所奏科目凡有四十四件至於別準格勅令察訪者又有三十余條而巡察使率是三月已

後出都十一月終奏事時限迫促簿書填委晝夜奔逐以赴恨期而每道所察文武官多至二千余人少者一千已下皆須品量才行褒貶得失欲令曲尽行能則皆不暇此非敢惰於職而慢於官也實才有恨而力不及耳臣望量其功程為其節制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進退可以責成得失可以精覈矣又曰今之所察但准漢之六條堆而廣之則无不包矣无為多張科目空費簿書且朝廷万務非无事也機事之動恒在四方是則冠蓋相望郵駟繼踵今巡使既出其外州之事悉當委之則傳驛大減矣然則御史之職故不可得閑自非分州統理无由濟其繁務請小大相兼率十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為限使其親至屬縣或入閭里督察奸訛觀採風俗然後可以求其實效課其成功若此法果行必大裨政化耳御史出持霜簡入奏天闕其於勵已自修奉職存憲比於他吏可相百也若其按劾所

邪發摘欺隱比於他吏可相十也陛下試用臣言妙擇賢能委之心齊假溫言以制之陳賞罰以勸之則莫不尽力而效死矣何政事之不理何禁令之不行何妖孽之敢興哉

王義方彈李義府疏

義府擅殺寺丞陛下雖已釋放臣不應更有鞠劾然天子置三公九卿一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本欲水火既濟鹽梅相成然後庶績咸熙風雨交泰則知人主不得獨謂皆由聖旨昔唐堯至聖失之於四凶漢祖深仁失之於陳豨光武聰明寬恕失之於逢萌魏武勇略失之於張邈此並英雄之主莫不失之於前得之於後陛下繼聖抚有万邦蛮貊夷落猶懼刑綱况輦轂咫尺奸臣肆虐殺一六品寺丞是使忠臣抗憤義士扼腕縱令正義自取絞縊此事弥不可容便是畏義府之權勢能殺身以滅口此則殺生之威上非主出賞罰之柄下移奸佞臣聞履霜堅

冰積小成大請乞重勘當畢止義致死之由雪冤氣於幽泉誅  
奸臣於白日對仗叱義府不退義方三叱上既无言義府趨出  
義方乃讀彈文曰義府義柔成性佞媚為心昔事馬周分挑見  
寵後交刘泊割袖承恩生其羽翼長其光價因緣際會遂皆通  
達不能及忠端節對駁王休棄寔勵怒祇奉皇眷而反憑附城  
社蔽巧日月請託公行交遊羣小貪治容之好原有罪之淳于  
恐漏泄其謀殞无辜之正義雖披山超海之力望此尤輕回天  
轉日之威方斯更劣此如可恕孰不可容金風戒節玉露啓途  
霜爾与秋典共清忠臣与鷹鷂並擊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  
玉階庶明臣節伏請付法推斷以申典憲

唐書

律詩

送沈因宗察院出湖南

王介甫

諫書平日皂囊中朝路爭看一馬駉漢節飽曾衝海霧楚帆聊

文新十八

五七

復借湖風皇華命使今為重直道酌君遠亦同投老承明无補  
助得為湘守即隨公

詩話

詠院中叢竹

唐吕太一拜監察御史裏行自負才華而不即真乃詠院中叢  
竹以寄意焉曰擢擢堂軒竹青青耐歲寒心貞徒見賞釋小未  
成竿

劇談

詠樓烏

李大亮刘泊奏李義甫召見試令詠樓烏立成詩曰日裏鷗朝  
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多少樹不借一枝棲太宗深賞之我將全  
樹借汝豈惟一枝拜監察御史

唐史

檢法

漢隋有御史臺主簿至宋熙寧十一年改主簿作檢  
法官各一員係長式同奉京官充元豐四年罷

見宣

和二年御史臺申請六年復置各一員元祐三年改換法官  
為主簿紹聖三年因董敦逸奏請復置掌檢詳法律續會要  
四朝志又能氏職畧云因初沿唐制御史臺有權直官元豐  
官制行始罷推直而置檢法按四朝志推直罷於改官制之  
時而檢法之置乃在熙寧十年當考大元御史臺亦有檢法

### 古今事類

#### 鈎考簿書

宋御史臺其屬有檢詳法律主簿鈎考簿書掌領丞各一人  
從八品神宗正史職官志

#### 分治職事

元豐六年九月中丞黃履言本臺有主簿兼檢法官二員乙復  
置分治職事招置主簿并檢法官一員會要

#### 參預定刑

文新十八 五夕  
中丞黃復奏本臺主簿檢法官係分掌班籍參預定刑所領職  
事与他司不同同上

#### 點檢文字

御史臺主簿掌受事發辰勾換稽失兼簿書丞谷之事元豐三  
年李定請增置一員點校六案文字元祐元年大理寺左斷刑  
架閣庫專委主簿主管續會要

### 登聞檢院



唐天宝九載改理匭使為獻納使後又改知匭使  
宋雍熙元年改匭為檢東延恩曰崇仁南招諫曰

思諫西申免曰申明北通玄曰招賢

景德四年改為登聞檢

院命樞密直學士張詠判仍差內品監門不得聞預公事隸

諫議大夫掌受文武官及士民章奏表疏凡言朝政得失公

私利害軍期機密陳乞恩賞理雪冤濫及竒方異術皆受以通達凡進狀者先鼓院若為所抑則詣檢院外有理檢使今不置始於淳化二年置理檢院於乾元門之西北廊以知制誥次若水領之後唐制也至道二年發天聖七年上因讀唐史見匭函達下民冤枉之事乃謂左右曰天下九州之大豈无冤枉之人若至京師檢院鼓院理雪者必是州縣官吏拊點刑獄轉運使不能理雪又若不為申理則赤子无告矣乃置匭函仍專命御史中丞為理檢使以分紀中與之初因舊制置局于闕門之前曰在宣德門外仗隸門下省南渡以來創治所於和寧門之下紹興戊寅復承平之制移置各双闕之左**大元**置登聞檢院又置同知一員

**皇極經世一**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書乃立掌匭之司設通事之吏職在達下情于上天儆王言于有位

文新十八

五九

李華合古光聖賦

**受四方書**

受四方書

唐武后垂拱二年有魚保宗者上書請置匭以受四方之書乃鑄匭百官志

置四區匭

武后置匭四區東曰延恩有以養人勸農之事及賦頌求官爵者投之南曰招諫有言時政得失及直言止諫者投之西曰伸冤有披陳冤抑者投之北曰通玄有言玄象非常災變及隱秘者投之以正諫大夫補闕拾遺一人充使知匭事唐書

論治体

宋朝監登聞檢院呂祉字安老特轉一官守右正言祉上疏論致治之体疏入召對復進三策上嘉納之遂有是命

廣言路

紹興十年臣寮奏疏云國家置檢鼓院所以典屬廣言路通下情也

置理檢使

咸平改登聞院曰登聞檢院鼓司曰登聞鼓院自是匭函遂廢天聖間復於檢院鼓院各以匭函為檢匣凡言大事朝政闕失或訴冤未辨者悉令檢匣以進即言涉奇邪无得通聞置檢理使領之隆平集

上東封書

田錫字表聖入判登聞檢院因壽寧節獻詩二十韵太宗和賜又上東封書翌日命知制誥真宗實錄

律詩

文新十八

上十

贈獻納使田舍人

杜甫

獻納司存雨露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食收封書宮女開函近御筵

登聞鼓院



宋文帝元嘉九年魏主詔闕左懸登聞鼓以達冤人南梁武帝天監元年詔於公府榜木肺石傍各

置一函百姓已窮九重莫達若欲自申投肺石函唐大曆十四年詔天下冤滯於朝堂受詞推決尚未完者听搥登聞鼓宋曰鼓司以內臣掌之鼓在宣德門南街北廊至道三年命太子中舍王濟勾當鼓司用朝臣勾當自此始景德四年詔改為登聞鼓院掌諸上封而進之以達万人之情隸諫止言凡文武臣寮閣門无例通進文字並先經登聞鼓院進狀未

經鼓院者檢院不得承接建炎元年因舊制置劄子闕門之前高宗即位於南京召李綱為宰相綱奏曰人主莫大於兼所廣視使下情得以上通今艱難之際四方休戚利害日欲上聞而士民之庶幾大智慮尤多而檢鼓院猶未置恐非所以通下情而急先務也遂置登聞鼓院於行在便門外三年專隸諫院**大元**亦置登聞鼓院掌奏告御史臺登聞檢院理斷不當之事

**九重嚴邃非叫閤之可聞**萬邦遐曠因表疏而方達其有寃未申投匭唐大詔令古者朝有誅謗之木敢諫之鼓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後書萬邦之事无隔於九重獻替之謀不遺於听覽唐大詔令

建登聞鼓

文新十八

457

太宗旁求諫諍俯察謳謠廣延不諱之書建登聞之鼓于時在朝无闕政四海无疲人不遺听覽其擊登聞鼓者委金吾將軍收進不得輒有傷損亦不須令人遮擁禁止其理屢使但任投匭人移表狀於匭中依常進來不須留副本併表有止遏

搗登聞鼓

唐大曆十四年詔天下寃滯於朝堂受詞推決尚未尽者听搗登聞鼓

古人重匭

以懸缺左

宋元嘉九年魏主詔闕左懸登聞鼓以達寃人通鑑

以代謗木

室應元年制下自黎蒸上及公卿並須投匭論及時政得失仰差中正清白官一人知匭務知招其直言以代誅謗之木其匭

朝夕出入續通典

東坡遠器

蘇軾字子瞻判登聞鼓院英宗在藩聞軾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韓琦曰蘇軾之才遠大之器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其進用然不若朝廷培養之而後用也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

伊川再辭

程伊川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說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詞訟非用人休再辭不受文集

故求閑局

呂申公公著謚正獻差判登聞鼓院公研精講學无進趨之意嘗為王介甫相對而嘆曰今天下雖小康然堯舜之道知其不可復行以故求閑局將以遂其志言行錄

恥自引去

李椿字壽翁監登聞鼓院備觀龍方盛同舍人走其門公恥之自引去晦庵集

預賜錦袍

景德二年改鼓司為登聞鼓院即命周起謚安惠判鼓院會十月賜近臣錦袍特預之仁宗實錄

改為檢匣

見前聞檢院同



南江富大用時可編

諸院部

# 宣徽院

左右宣徽使

**歷代沿革**

**唐**置宣徽使始以宦者為之天祐元年留宣徽南北院尋九使餘並停二年廢宣徽南北院凡有公事並於中書論諮**梁**復以王殷為宣徽使省南北院使而有副使**後唐**復南北院使省副使**晉****漢****周**皆因之**宋**舊制二使通掌院事共院異所止用南院印**大元**置宣徽院有左宣徽使又有右宣徽使又有同知宣徽院事同簽書宣徽院事宣徽判官掌朝會燕享凡殿庭禮數管轄閣門橫班諸司

**古今事類**

始領宣徽

宋開寶九年以潘美依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充宣徽北院使節度領宣徽自此始**又**以樞密副使楚昭輔權宣徽南院使以右衛大將軍判三司王仁贍權宣徽北院使

出為節度

至道元年出宣徽北院使知樞密院柴禹鎮為鎮寧軍節度使太宗謂之曰舊制自宣徽出不過防禦使朕今委尔節旌亦可謂優恩也

用文武臣

至和元年趙抃言近非次除宣徽使節度使頗為煩數今後文臣須曾歷中書樞密院任用加之德望為人推服武臣曾經邊鄙建立功業者方許除拜兼宣徽使元額只是二員至如使相之任体兒尤重更當慎惜

置編修官

熙寧九年五月宣徽北院使王拱辰言本院前後所降宣劄條例文字及逐旋聖旨指揮不可遺墜乞行編修所貴朝廷故事永久可備檢用從之六月壁著作佐郎何洵直充編修官就本院置局十年八月編成條例二十五冊上之

待以空宅

夏鄭公為宣徽北院使自河中府徙判蔡州道經許昌時李邕鄭為尋乃徙居他所空使宅以待之夏公以為知休

徑以入朝

景德四年十二月承天節百官上壽於崇德殿宣徽使當宣答時知樞密院王欽若權宣徽使事欽若在病假知樞密院陳堯叟復以故不入宰相議以參知政事權宣答真宗曰宣徽使二司使皆不坐可令丁謂攝事是日欽若徑入朝謂雖承勅不復

文新十九

攝事

客省使

引進使附

歷代沿革

唐開元中始置諸使其後增置宋定內客省使至閣門使謂之橫班初以檢校官為之嘉祐二年詔客省引進各置使一員副使六員內客省使凡崇政殿受朝則升東階侍立掌四方進奉及四夷朝貢牧伯朝覲酒饌饗餼宰相近臣禁衛將校節儀諸州進奉使賜物回詔之事引進使掌文武官正謝辭國忌賜香諸道章表壽事大元因之置客省使副使各一人又置引進使副使各一人

古今事實

謂之館主

宋初置南北賓客館主四方賓客之事因改為四方館舊儀

於通事舍人中以宿長一人總知館事謂之館主凡四方貢納及章表皆受之類要

隸於臺察

紹興二年詔客省四方館並隸臺察

# 東西上閣門使

**歷代沿革**

**唐**天祐二年勅東上西上閣門制置各別至於常事則以東上居先或大忌進名遂用西閣為便宋橫班有東上閣門使西上閣門使凡取稟旨命供奉乘輿朝會游宴及贊導三公群臣蕃國朝見辭謝糾彈失儀之事使副專之政和官制橫班使副之名改為大夫而其職任則命內外官知焉其後所除總名知閣門事仍兼客省四方館之職紹興五年詔左武大夫以上並稱知閣門事若官未

文新十九

三

至右武大夫者即稱同知同兼序在閣門之下即副使也今

**大元**置東上閣門使二人副使二人西上閣門使二人副使

二人又有通事舍人承奉班都知內承奉班押班等員

**羣書要語**

既崇二揖之儀爰設九賓之禮張鷟集內朝之使若朱華二閣贊相上下時為榮近政和制上閣之

闈同上思得戎班之俊長吾賓贊之察其服端闈統司謁者肅弄或於表著之位傳臚句於陛廉之間龍溪行俞隨弄制主禁闈之謁胡文恭行向傳範制練習朝章曲阜制惟朱華之上閣當太微之法宮置副介之名用承諸使胡文恭行馬懷德制

**古今事實**

謂之館老

咸平四年故事閣門長一人判四方館謂之館老長編又續通典以為唐故事

謂之喚仗

國朝承五代之弊文德殿東西有上閣門而无上閣按唐宣政殿門之中朝也是為正衙紫宸直其北是謂上閣蓋自晉太極有東西閣天子間以听政閣之名起於此方唐盛時立仗於宣政天子坐紫宸而金吾殿中細仗自東西閣門入謂之喚仗今文德殿唐宣政正衙也而垂拱直其北紫宸乃在東偏文德殿東西但有上閣二門未審以何處為上閣直參攷典故正上閣之名復有唐盛事馬文昌雜錄

儕輩皆聳

太祖朝客省使張保績為衛尉卿判客省閣門事保績在閣門前後四十年宣贊詞令听者皆聳儕輩推其能故特寵之長編

宦官一阻

仁宗時內殿崇班錢晦累遷閣門使宦官王守忠領節度觀察

文新十九

甲

留後牒閣門定朝位燕坐晦因對言天子大朝令宦官坐殿上必為四夷所笑守忠又欲以礼服進酒晦以為不可礼官議与晦同而言事官亦言守忠由是一阻

東上西閣

唐天祐二年勅東上西上閣門制置各別至於常事則以東上居先或大忌進名遂用西閣為便頃緣閣豎擅權以陰陽叙立不思南面但啓西門詳其称礼似爽規儀自今定依舊制續通典

橫行知閣

紹興元年詔主管閣門宋錢孫轉橫行一官落權字上曰錢孫乃潘邠內知客稍習閣門儀注而法非橫行不許知閣門故而轉橫行一官中興會要

# 通事舍人

歷代沿革

故事閣門无通事舍人而通事舍人公唐制自利中書省如抽赴閣門並稱閣門祇候其後直授閣門通事舍人非舊制也天禧中去閣門二字政和六年詔以閣門通事舍人名行鄙俗可改為宣贊舍人太元閣門置通事舍人二員

羣書要語

有大行人小行人周禮漢謂者隨行。相導通奏之節宣揚拜起之儀引而贊之不聞失礼白集李晟制辨色而朝百辟輯瑞以會方方正錯立族談之儀宣注意登庸之命鏘二濟濟進退以時名為侍臣以替導吾左右者通事舍人之任也元集后均制舊典通事本隸西臺近制建官則領朱閣非善音吐有姿範者不得與選胡文恭行李惟宝制典謁天墀之華王威制特陞宣納之名同上宣納禁職於上閣而轉清曹修制再隸朱華之閣又侍赤塗之墀榮貽範制特陞贊於殿中同上典司中謁李繼明制參典中涓之謁王文思制宣傳辭令相導儀矩閑於其事必得其人曲阜行高出賞制上閣替導之官武列之高選賈佑制宸闈一閣處天下戶班之後而掌賓贊之職者其選尤高能溪除甘暉制

古今事實

詞令進止 唐崔崇礼以節義自將武德中官通事舍人善詞令進止觀者皆竦戰林

周旋吐納

孫處約曰得為通事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納可也

孰於宣導

晋天福二年檢校兵部尚書陳瓚守衛尉卿兼通事舍人判館事以其熟於宣導故雖位三品猶總管事

書其忠信

仁宗時李推賢為閣門通事舍人在閣門習朝廷儀制數奏事  
稱旨仁宗嘗書忠信李推賢五字賜之後又賜以李推賢忠孝  
勤謹七字

尚衣局

**歷代沿革**

**周**禮有司服中士二人掌主之吉凶衣服辨其名  
物与其用事**戰國**有尚衣尚冠之職**秦漢**少府屬  
官有御府令丞掌供御服**後漢**有掌冠者典官婢作中衣服  
及補浣之事**魏**因之**晉**屬光祿勳**宋**大明中改尚方曰左右  
御府各置令丞一人後廢帝初初省御府置中署其後又置  
至**齊**高祖省文帝置**梁陳**无御府其職隸左尚方**後魏**有掌  
服郎**地**齊門下省統主衣局都統各二人**後周**有司服上士

文新十九

古

二人中士二人**隋**門下省有御府局監二人大業二年分屬  
門下省其後又改為尚衣局有直長四人主衣十二人**唐**因  
之龍朔二年改為奉冕大夫咸亨復舊又有尚衣奉御掌供  
天子衣服詳其制度辨其名數而供其進御直長為之**武宗**  
初置內衣庫使副使後去內字**大元**置尚衣局亦有使副使  
各一人

古今事實

造衮冕依式

唐關立德隋殿內少監毗之子也毗初以藝知名立德与弟立  
本早傳家業武德中累除尚衣奉御立德所造衮冕衣裘等六  
服并罽毼傘扇咸依典式時人稱之

儀鸞局

**歷代沿革**

各一人

唐置營幕使後置同知院使五代梁開平初改儀鸞使宋置儀鸞使副使大元置儀鸞局有使副使

# 收支局

大元始置都監一人同監二人

**歷代沿革**

# 尚食局

**歷代沿革**

周禮有饅夫內饗食醫中士掌和王之六食六飯六饌百羞百醬八珍之齊秦置六尚尚食漢因之後遂省至北齊門下省統六局尚食局有典御二人丞監各四人又有集書省統二局有中尚食局後周有內膳上士

文新十九

七

二人中士四人凡進食必先嘗之又有主食主膳至隋開皇初門下省統尚食局有典御二人直長四人食醫四人大業三年分屬殿內改典御為奉御負各二人唐龍朔二年改為奉膳大夫咸亨復舊掌供天子之常膳隨四時之禁適五味之宜五代梁有尚食使副使大元置尚食局有使副使各一人

# 生料庫

**歷代沿革**

大元始置生料庫有都監同監又有收支都監同監等負

# 尚藥局

**歷代沿革**

自陳梁後魏已往皆太醫兼其職北齊門下省統尚藥局有典御二人侍御師四人尚藥監四人摠

御藥之事又集書省統三局有中尚藥局典御丞各二人中  
謁者僕射一人摠知中宮醫藥之事隋門下省統尚藥局置  
典御侍御醫監長醫師大業二年分屬殿內改為奉御唐因  
之龍朔二年改為奉醫大夫咸亨復舊宋舊有香藥庫置使  
大元置尚藥局有使副使及都監各一人

### 果子庫

大元始置果子庫有都監同監各一人

歷代沿革

### 內藏庫

宋太平興國初置庫及使各一人大元內藏庫有使副  
使又有隨庫都監同監掌內府珍寶財物

歷代沿革

文新十九

### 太醫院

周有醫師上士下士秦漢少府屬有太醫令丞  
漢又有藥丞一人魏因之晉宗正屬官有太醫令  
丞過江省宗正而太醫以給門下省宋齊太醫令丞隸侍中  
梁隸門下省陳因之後魏有太醫博士助教後周又有太醫  
下大夫小醫上士隋有太醫令丞又有主藥醫師藥園師呪  
禁博士煬帝又置醫監醫正唐有太醫署令丞令掌醫療之  
法丞為之貳宋亦置太醫令丞熙寧八年又置太醫局別置  
提舉一員判局二員管勾一員大元置太醫院有使副使判  
官各一員掌醫療之法

歷代沿革

羣書要語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書在膏之上育之下醫至  
曰疾不可為也左無妄之藥不可試也易動不肆



勤靜不宴逸有疾歸天醫无能恤太上防疾其盜明牙腠理不蠲骨髓奈何崔寔太醫令箴侍醫禁庭曲阜行播播寺制和六飲六饌以會其時察五色五声以知其變元集高瑞制

# 御藥院

**歷代公華**

**周**禮有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周制不用官闈

**宋**御藥院主管四人以入內侍充掌按驗方書修合藥劑以待進御及供奉禁中之用凡藥必品嘗而後進大祭祀朝會燕享行幸則扶持左右饋進膳羞亦如之凡遷轉之序初除听喚以進左右也自听喚中選任主管龍圖天章閣謂之閣長次遷管後苑次遷管內東門謂之門司次遷御藥謂之藥局自此為侍從由御藥擢押班即除昭宣使

文新十九

九

**羣書要語**

屢辭藥藏之親胡文恭行王從禮制擢升御府曲阜制

# 教坊

**歷代公華**

**周**大司樂中大夫樂師下大夫四人掌成均之法以樂舞教國子又有太師下大夫二人掌六律六

呂以合陰陽之聲**秦漢**奉常屬官有太樂令丞又少府屬官有樂府令丞**後漢**太常樂令一人**魏**復為太樂令丞**晉**元帝并太樂於鼓吹**宋**太常有太樂令丞**齊**因之**梁**太常屬官有太樂令又別領清商丞太樂有庫丞**陳**因之**後魏**太和十五年置太樂官有太樂博士**北齊**太常寺有太樂令丞**後周**有司樂上士中士**隋**太常寺統太樂令丞二人**唐**因之武德後置內教坊于禁中如意元年改曰雲韶府以中官為使開元

二年又置内教坊于蓬萊宮側有音聲博士京師置左右教坊掌俳優雜劇自是不隸太常以中官為教坊使宋樂府隸太常寺大元置教坊有使副使判官各一人

### 宮闈局

**歷代沿革** 唐内侍省有五局官屬一曰掖庭局主宮嬪薄二曰宮闈局扈門闈三曰奚官局治宮中疾病生死四曰内僕局主供帳燈烛五曰内府局主中藏給納局有令丞各二人皆宦者為之宮闈局常侍奉宮闈出入管鑰宋不置大元仍唐舊亦置宮闈局有使副使各一人又有隨殿位都監同監之員

### 宮苑司

**歷代沿革** 文新十九 梁有宮苑使副使宋因之大元置宮苑司有令丞各一人

### 内侍局

**歷代沿革** 夏商兵制周礼有閹人寺人内豎皆其職也春秋齊有豎刀晉有寺人披秦有寺人秦漢加官有中常侍參用士人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後漢中常侍替導内事顧問應對永平中定員四人小黄門十人漢旧儀曰中常侍得出入卧内率法省中明帝以後改以金璫右貂太熹太后称制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黄門通命兩宮自此悉用閹人不調他士後魏有大長秋初漢景帝改將作為大長秋又置内侍長四人掌顧問拾遺應對北齊有中侍中省隋曰内侍省置内侍二人内常侍二人内侍即旧長秋内常侍即旧中

常侍煬帝改為長秋監唐復為內侍省龍朔改省為監光宅  
為司宮基神龍復號內侍省官有內侍四內常侍六初太宗  
定制內侍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為之長階第四不任以事惟  
闔門守禦廷內掃除稟食而已開元天室中始拜三品將軍  
列戟于門宋有內中高品班院淳化五年改入內內班院又  
改入內黃門班院又改內侍省入內內侍班院景德三年其  
東門取索司可併隸內東門司餘入內都知司內東門都知  
司內侍省入內內侍班院可立為入內內侍省以諸司隸之  
國初有內班院淳化五年八月改內班為黃門九月改黃門  
為內侍黃門院為內侍省入內內侍省與內侍省號為前後  
省而入內省比前省尤為親近通侍禁中役服褻近者隸入  
內內侍省拱侍殿中備洒掃之職役使雜品者隸內侍省入  
內內侍省號北司內侍省號南班入內內侍省有都都知都

知副都知押班內東朝供奉官西頭供奉官內侍殿頭內侍  
高品內侍高班內侍黃門內侍省有左班都知副都知右班  
都知副都知押班內東頭供奉官內西頭供奉官內侍殿頭  
內侍高品內侍高班內侍黃門自供奉官至黃門以一百八  
十人為定員凡內侍初補曰小黃門經恩遷補則為內侍黃  
門後省官闕則以前省官補押班次迂副都知次迂都知遂  
為內臣之極品熙寧中入內內侍省內侍省都知押班逐省  
各以轉入先後相壓永為定式其官稱則有內客省使延福  
宮使宣慶使宣政使昭宣使國初所置元豐間議改官制張  
誠一欲易都知押班之名置殿中監以易內侍省既而宰執  
進呈神宗曰祖宗為此名蓋有深意豈可輕議以是且仍舊  
制至政和二年始遂改焉宋元置內侍局有令二人丞三人  
局長二人

羣書要語

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書予曰有奔走詩手握王爵

口銜天憲後漢宦官傳論超登宮卿之位。職參

天機並同上服勞宮省龍溪除游回制彌光貂省之任胡文恭

行委允制聯職內宰曲阜除閣安制

古今事考

不除節度

皇祐間王守中不除節度觀察使而止然其俸何剡抗疏爭辯以爲不可其後孫托亦以節度使所以尊寵將帥專置軍事安危成敗一以係焉豈宜中官得加其任

餘皆奉祠

祖宗成法內侍爲承宣觀察者帶橫行雖有一二正任皆老疾歷年既多正祠祿然後予之中興以來此選尤遴以高孝兩朝言之其爲正任承宣使者不過數人不除節度

文新十九

十一

宦有四星

天文有宦者四星在帝座之西通典

古今文集

雜著

五代宦官論

歐陽脩

自古宦者乱人之国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踈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踈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福伏於帷闥則向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竟之欲与踈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

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為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盛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借以爲資而起至挾其種類尺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前史所載宦官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踈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摔而去之可也宦官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可得而去也唐昭宗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既出而向崔胤圖之胤爲宰相顧力不足爲乃召兵於梁之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二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詔天下捕殺之而宦官多爲諸鎮所藏匿而不殺及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宦者遂復用事以至

於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覆其轍也可爲悲矣莊宗未滅梁時張承業已死其後居翰雖爲樞使而不用事有宣徽使馬紹宏者頗見信用然誣殺大臣黷貨賂專威福以取怨於天下者左右狎昵黃門內養之徒也是時明宗自鎮州入覲奉朝請莊宗頗疑有異志陰遣紹宏俟其動靜紹宏反以情告明宗明宗自魏而返天下皆知禍起於魏孰知其啓明州之二心者皆紹宏始也郭崇韜已破蜀莊宗信宦者言而疑之然崇韜之死莊宗不知皆宦者爲之也當此時唐之精兵皆在蜀使崇韜不死明宗入洛豈无西顧之患其能取唐而代之耶明宗入立又詔天下悉捕宦者而殺之其他至太原者七十餘人悉殺之都亭驛明宗晚而多病王淑妃專內以干政宦者子孟漢瓊因以用事秦主入視明宗疾已革既出而聞苦言以謂帝崩矣乃謀以兵入宮者懼不得立也大臣朱宏昭等方圖其事議未決漢

瓊遽入見明宗言秦王反即以兵誅之陷秦王大惡而明宗以此飲恨而終後愍帝奔于衛州漢瓊西迎廢帝于路廢帝惡而殺之嗚呼人情如安樂自非聖哲不能久而無驕怠官女之禍非一日必伺人之驕怠而浸入之明宗非佞君而尤若此者蓋其在位差乂也其爲大害略可見矣獨承業之論偉然可愛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於斯二人有取焉取其善而戒其惡所謂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也

論宦官

范祖禹

臣聞書曰治同道罔不興亂同事罔不亡漢有天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相去五百餘年如循一軌蓋爲亂同事未有不亡者也漢自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事殺蕭望之周堪而廢劉向等漢之基業壞於元帝東漢鄧后臨朝中官用事手握王爵口銜天憲順帝以後五侯專朝相帝

文新十九

十

靈帝之時十常侍擅天下子弟親黨割剝百姓毒流四海附之者寵及三族違之者滅及五宗大考黨獄夷戮天下名士於是黃巾賊起朝野崩離及袁紹誅宦官獻帝奔播困饑而曹操因之以奠漢唐自明皇使高力士決首章奏宦官始盛李林甫楊國忠等皆因力士以進唐亡之禍基於開元肅宗任李輔國末年寢疾輔國以兵劫迁明皇於西內殺張皇后及二王明皇以幽崩肅宗以駭沒貴爲天子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由用輔國一人而已代宗用程元振功臣畏讒吐蕃寇陷京師播迁于陝德宗用宦官分領神策禁兵其後天子由其所立唐室終以此亡憲宗服金丹躁忿爲陳洪進所弒敬宗爲劉克明所弒文宗欲言憲宗之賊謀泄仇士良殺四宰相及朝臣滅其族流血成渠朝廷半空文宗憂憤以至於沒武宗以後皆由宦官所立僖宗呼田令孜爲父天下大亂黃巢賊起播遷

于蜀又幸吳元楊復恭自稱定策國老呼昭宗為負心門生天子刘季述等廢昭宗於東內韓全誨等劫昭宗幸鳳翔於是崔裔誅中官而朱全忠劫迁昭宗遂弒之因以篡唐觀漢唐亡國之禍其酷如此後之人主豈可不以為刻肌刻骨之戒哉太宗時王繼恩有平蜀之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史書不欲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宰相懇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為賞太宗切責宰相等乃命季士別立宣政使之日以授繼恩布衣韓拱辰詣檢院上言繼恩功大賞薄太宗大怒以拱辰妖言惑衆杖脊黥面配流崔州太宗可謂深鑒前古而塞禍亂之源矣英宗服藥任守忠往來間構兩宮致慈聖太后与英宗不相悅言者劾奏其罪貶蘄州安置尽逐其黨然後慈聖英宗母子如初宮省清肅至熙寧元豐間內臣之中李憲王中正宋用臣二人者最為魁傑憲擢兵熙河兼領三路王中

正擢兵河東兼領四路其權勢震動內外自陝以西人不敢斥言憲名中正口勅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餓奔潰死亡最盛憲陳再幸之策以誘夏賊致永洛陷沒在熙河僭擬不法用臣與土木之役無時休息推舟舡置堆塚網市井之微利奪細民之衣食專事刻剝為國歛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未足以謝百姓朝廷止從寬典量加廢黜唯憲獨死中正用臣尤存陛下近召內臣十人續又召數人李憲王中正之子皆在其中又除押班一人帶御器械一人中外无不駭愕既而聞二人以執政言其有過先罷二人以舍人繳詞頭且輟然前來指揮首違故事又李憲王中正之子既得入侍則中正用臣亦將進用人心不得不憂故臣敢極言之陛下与太皇太后同听政之初外遂蔡確章惇呂惠卿等及群小人故朝廷肅清內逐王中正宋用臣等及群小人故宮禁肅清內外皆无凶人故天下安靜臣歷

觀近古內外肅清未有如今日也祖宗法度所以維持後世不可輕變 陛下奈何先自壞之 陛下所以享南面之尊蒙已成之業四方方里奔走而听命者以朝廷公正天下心服也 陛下何不慎守法度規矩增修德政使過於垂簾之時然後不失天下之望今未以進一賢行一善先驟用中官如此之盛四方聞之必以為政出宮掖无復綱紀如衰季之世豈不大失人心哉夫人心一失欲復收之甚難 陛下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悅服四方竦動則他日所為有順流之易人心先信故也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憂疑四方解體他日雖有美意人已不信在前豈得便心服乎如此而望德業之光名善言之隆非臣之所知也 今中官止是 陛下左右使令臣雖至愚亦知其必未有善政之事然欲治外者必先治內欲治遠者必先治近是以明王慎選左右壬人堯舜畏之佞人孔子遠之恐其有損而不自覺也

昔唐之時仇士良教其黨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則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兵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士良以此固其權寵故能專恣二十餘年夫漢唐之事當參必无然以先帝天資英睿聖孝高明可謂不出出之主而內外為小人所誤外與師旅內與百役先帝未嘗享太平之樂終以憂勤損壽凡不便民之事皆群小所為而使先帝受天下之謗臣常痛之故不願 陛下復近小人蓋以此也 陛下誠能听臣之言悉追罷除用內臣指揮未到者別為差遣已入者復授外官則中外之人稱誦聖德万口一辭以為至美乃可以解衆庶之惑洗 陛下之謗此如反掌之易何難而不為哉自聞近臣兩次拍揮以來外議洶々皆云大臣不能爭執陷 陛下於過幸臺諫之臣又皆畏避中人莫敢一言但恐 陛下未之知耳若使



知之必不爲也臣侍經筵八年日望一日歲望一歲期陛下  
爲令德之主惟恐有纖毫之失故不避違拂聖意數進苦切之  
言陛下每留睿听以臣愚直見知臣亦不量微力切以獻納  
自任今茲事体實係朝政汚隆人情去就臣義均休戚榮辱不  
忍嘿坐視敢冒万死而獻其忠惟陛下裁察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九

新集



